

台北村落之聲

Village
Taipei
2016

VOL. 7

CO-LIVING 城市 棲居 City

CO-LIVING

共生, 是共同生存與生活, 是一起棲息和居住, 是持續繁衍並建構更好的未來。在網路、高科技與共享社群觀念盛行的現代社會裡, 人們並不缺乏與彼此串聯合作與接觸交流的機會。

URS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www.urstaipei.com

GOING LEAVING CITY

台北村落之聲

VOL. 7

02	關於村落之聲
03	Co-living Cities 共生城市
05	參與創造「家」的機制
11	終身學習，在地終老
17	公共住宅與社會制度
29	城市裡的生產與生活
39	詩與美學，棲居的意想
49	記憶經驗與文化傳承
60	自然環境與身體感知

發行人 方定安
總編輯 方定安
專案統籌 蔡明穎建築師事務所
編輯/文案 楊濱維
採訪/攝影 楊濱維
企劃/美術 洋葱設計
出版單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號9樓
電話 02-2321-5696
www.urstaipei.net



Contents

A — 參與創造「家」的機制	
06	結合都市再生的社會住宅
07	Santa Caterina Market 傳統市場整維創新社會住宅
08	Fort Pienc 奧運遺址再生公共社會住宅
09	GWL-Terrein 大型無車生態混合住宅社區
10	Sargfabrik 生活聯盟共創實驗住宅
B — 終身學習，在地終老	
12	我們都將會老：老人日間照護空間淺談
13	仙橋日記
16	小暖蛋青年／在地終老的實踐
C — 公共住宅與社會制度	
18	「家」或「住宅」？從都市生活到住宅的文化想像與社會共識
28	多元觀點下的公共住宅規劃設計
D — 城市裡的生產與生活	
30	關於「三重 193 - 黑色聚落」
32	一起創造星球吧！planett 專訪
34	從共同工作到共同居住 - 全球化都市中的社區
E — 詩與美學，棲居的意想	
40	台北人「家」的思考— 北車大廳「阿屋拉」，異鄉人的客廳
42	用話 / 畫，打開家的想像
46	臺北主觀地圖
F — 記憶經驗與文化傳承	
50	稻埕的流動
54	大稻埕內的百年溫柔鄉—從江山樓到文萌樓
56	咆哮的青年，你在大稻埕聽到什麼聲音？
58	回到未來：歷史保存的變化進行式
G — 自然環境與身體感知	
61	芬蘭地域建築：森林建築 - 地景、空間與隱喻
63	透過設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關於村落之聲

村落之聲是一個發佈 URS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及城市中不斷發生的相關訊息的入口網站，是屬於大家的有機發聲體。

村落之聲是一個發佈 URS 一都市再生前進基地及城市中不斷發生的相關訊息的入口網站，是屬於大家的有機發聲體。藉由這個網站，我們將與關心城市空間的你互通消息。

臺北，是個新舊混合的政治金融中心，為了轉型成為亞洲的文化中心，設計的前線，需要吸引不同族群的文化人才注入居住、工作室、藝廊的複合式彈性空間在新舊市區中。尤其是逐漸老化的舊社區需再度加強其硬體的建設，軟體的置入，增加藝文活動場所和媒體工作空間，以讓台北透過活動和媒體，成為亞洲的文化中心，成為華人世界中首要設計 / 創意城市。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一直以來致力於改善老舊街區環境、引入產業活動等都市更新發展策略，這些年的努力讓不少人深深感覺到「臺北變美了」！但都市更新不僅僅是硬體基礎建設的推動，而應該要使其得以永續發展，因此「都市再生」概念應運而生。都市再生的概念包含了創新、開發導向、公私合夥、生態永續等多方面向的整合，透過城市的軟創新實力，產出更豐富多元的城市記憶。而台北村落之聲就是要透過都市再生策略，將更多元、更具活力的創意讓市民共享。



藉由這個網站，
我們將與關心城市空間的你互通消息。

www.urstaipei.net

共生城市, 台北棲居

緣起

Co-living Cities

當代日趨複雜的技術機能與人際社會網絡不斷交織，城市必須無止盡地面對內外各種轉變的契機與挑戰，像是孕育生機的土壤，也像是培育下一場轉型革命的孵化器，從人類生命經歷成長、遷徙、工作、死亡獲得智慧與能量，城市與城市裡的人逐步進化、衍生構成蘊含豐沛創造能量又充滿生命活力的叢林生態系。

Co-living，共生，是共同生存與生活，是一起棲息和居住，是持續繁衍並建構更好的未來。在網路高科技與共享社群觀念盛行的現代社會裡，人們並不缺乏與彼此串聯合作與接觸交流的機會。理論上，集合個人自由獨到思考觀點、創造力與成長歷程足以提供城市千萬種空間使用組合的可能性，讓城市如實反映人們生活多樣性與時代疊層的記憶，跳脫標準化產出流程的制約框架，更貼近群體渴望獨立而又得以凝聚的樣貌。

課題

Home in Taipei

從棲居城市人民的生命經驗汲取養分，不受限於現有的空間、行為、制度、慣性，重新檢視現行運作體制與都市議題間的現實、疑問與歷史關聯，可以幫助城市更精準定位當下處境與接下來的挑戰。當陳舊場域再也無法符合當代人生活需求，臺北的 URS 機制能否轉換自身的角色進化，讓實驗性空間更加開放地加入思考與對話的元素，賦予現有資本與法令下的軀殼嶄新的價值與想像。

此外，為突破現行都更之困境，公部門希望透過公辦都更重新建構臺北都市機能的再生，引入最大之公益性，並提供適切之公共服務與公共設施。因此設定聚焦於具有交通樞紐建構、帶動產業轉型、調節地區機能、整建公共設施、提供公共住宅、強化都市防災與救援整備能力、活化古蹟與文化地景保存、加速產業創新等臺北都市再生任務之關鍵地區，積極展開具體的公私部門建設投資公辦都更計畫，由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標的；期能透過引入政府與民間資金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提供公共住宅與公共建設、改善地區交通環境，為臺北帶來再生的能量，提升城市競爭力。

這幾年台北村落之聲成功搭起社群資源共享的橋樑，本年度將圍繞「棲居城市」主題核心，持續採集、記錄、彙整、串聯城市資訊與當代居住生活議題，探討個體及社群如何能更有效運用現有 URS 相關都市再生空間實驗機制與平台敞開對話、溝通，在運作過程包容納入更多元考量因素，以更具彈性和創造力的解答回應都市環境轉變所衍生的各類現實課題。



參與創造「家」的機制

家到底是什麼模樣呢？
如果我們的家，不只是關起門來的地方，一定還有更多方法，可以讓「家」變得更好。

結合都市再生的社會住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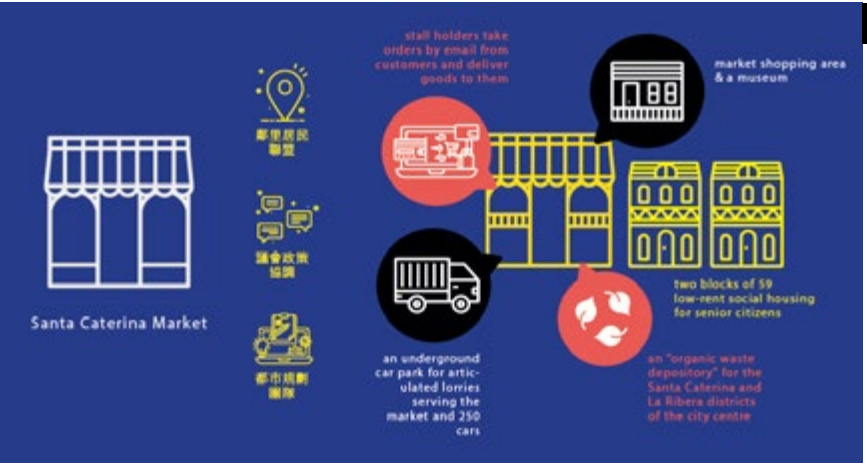
如果城市空間再生產的過程少了大家每天努力生活所累積的具體經驗和想像，就像一臺更替了新零件的舊機器，也許還能運轉，卻沒有重新調整好人與人以及環境之間的關係。

「結合都市再生的社會住宅」是另一種再利用都市裡的老舊空間的想像，專業者與政府可以和居民共組團隊，大家合力提出對居住的想像，再仔細分工規劃出城市專屬更友善的社會設計方案和共享空間。當整體鄰里居住環境因為公共場

域的空間與服務品質提升而進步，更多樣化的社會住宅形態也將替都市裡不限於空間的再生創造出新可能！

Santa Caterina Market 傳統市場整維創新社會住宅

在地傳統市場不僅提供顧客最新鮮的食材，更是城市中社交與文化教育的重要場合。Santa Caterina Market 位於西班牙巴塞隆納，90 年代開始，鄰里居民自主發動保留市場文化運動，進而促使展



開後續都市再生計劃。市場保存改造方案由巴塞隆納市議會授權長期經營區域轉型的法人團體 Foment de Ciutat Vella S.A 負責發展多方合作，最終兼顧區域需求考量，市場內重新規劃了完善的停車與市場卸貨動線、區域性有機廚餘回收系統，空間及公共服務的部分則衍生出一座市場附屬博物館、兩棟低租金高齡者專用社會住宅，還有全新升級支援攤商的網路連線出貨服務平台。

住宅地點 Barcelona, SPAIN
建造期間 1997.4-2005.5
土地所有 公有地 - 老舊市場更新案
規模尺度 29596 m²

再生基地類型
市場升級增建社會住宅
政策相關單位
Foment de Ciutat Vella S.A.
鄰里生活共享空間進化

傳統市場消費空間及出貨服務系統改良、博物館、地下停車場(含市場貨物運輸管道、25 個停車位、市中心 Santa Caterina 與 La Ribera 社區有機剩食回收系統)，整合增建 2 個區塊 59 戶高齡者低租金社會住宅



- 01 Santa Caterina Market 鳥瞰圖
- 02 社會住宅運作流程
- 03 Santa Caterina Market 案例圖解
- 04 Santa Caterina Market 正面
- 05 Santa Caterina Market 內部
- 06 Santa Caterina Market 案例外觀一隅

參考資料

- Barcelona's Santa Caterina Market, 2011, Nicole Jewell
- Foodie heaven, 2005, The Guardian
- REHABILITATION OF SANTA CATERINA MARKET, Archinect
- EL PROCÉS DE TRANSFORMACIÓ I REVITALITZACIÓ, Ciutat Vella

Fort Pienc
奧運遺址再生公共空間與社會住宅

1992 年西班牙奧運結束後，Fort Pienc 鄰里居民爭取政府答應在所屬的老舊工業區內供應游泳池、市民中心、學校、幼兒園等公共服務設施。在市議會監督下，巴塞隆納市府團隊協調整合規劃並持續擔綱重要營運角色。

1997 年游泳池於原奧運場址完成改建；接著，1999 年結合大片戶外廣場空間的市民中心啟用；2003 年圖書館、市場、托兒所、共 200 個床位的學生住宿、日間照護中心與 150 戶年長者社會住宅落成；2006 年 Fort Pienc 學校完工；2007 年本區再增建了 51 單位的青年住宅。

住宅地點 Barcelona, SPAIN

建造期間 1999–2006

土地所有 公有地 – 老舊冶金廠位於工業區（奧運遺址週邊）

規模尺度 3,632 m²

再生基地類型

運動員區遺址改建

多元公共建設及社會住宅

政策相關單位

City Council（現在的市民中心營運單位

Centre Cívic Ateneu Fort Pienc）

鄰里生活共享空間進化

大量多元的公共場域面對廣場開放，包含圖書館、學校、高齡者住宅、學生及年輕族群居住空間、市場、咖啡廳



01

參考資料

- Civic Center Plaza Fort Pienc, Learning From Barcelona
- Housing for Europe – Urbact
- Walking the city. Barcelona as an urban experience
- Fort Pienc Market, Mercats de Barcelona
- fort Pienc

01 Fort Pienc 開放式區域

02 Fort Pienc 案例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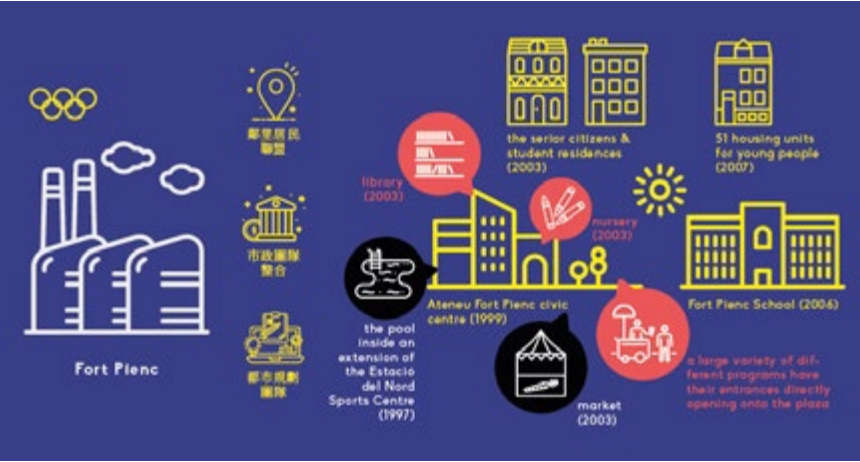
03 Fort Pienc 外觀

04 GWL Terrein 外觀

05 GWL Terrein 外觀

06 GWL Terrein 案例圖解

05



02



03



04



05

GWL-Terrein
大型無車生態混合住宅社區

GWL-Terrein 水廠改建計劃創造了阿姆斯特丹第一個生態社區。當年，市政府採行市民提出的無車住宅區方案，主導開發「半數社會住宅、半數市售住宅（其 2/3 出售對象僅限政府補助者）」，並策略性導入 Car Sharing 分擔住戶用車壓力。五間建設公司合資的 Ecoplan Foundation 承接本案財務與合作規劃，過程加入居民與建築師共同參與住宅設計。1996 年，在住戶支持下成立推廣社區理念的 Koepelvereniging 機構，負責定期舉辦居民大會、社區活動，持續提供住居疑難諮詢及設施維護管理等服務。

住宅地點 Amsterdam, Netherland

建造期間 1993–1998

土地所有 公有地 – 舊水廠工業區

規模尺度 11,050 m²

再生基地類型

老舊工業區改建商用混合型社會住宅

政策相關單位

Stadgenoot（Amsterdam 最大公共住宅建設組織），The Environmental Advisory Bureau（BOOM），Amsterdam city council

鄰里生活共享空間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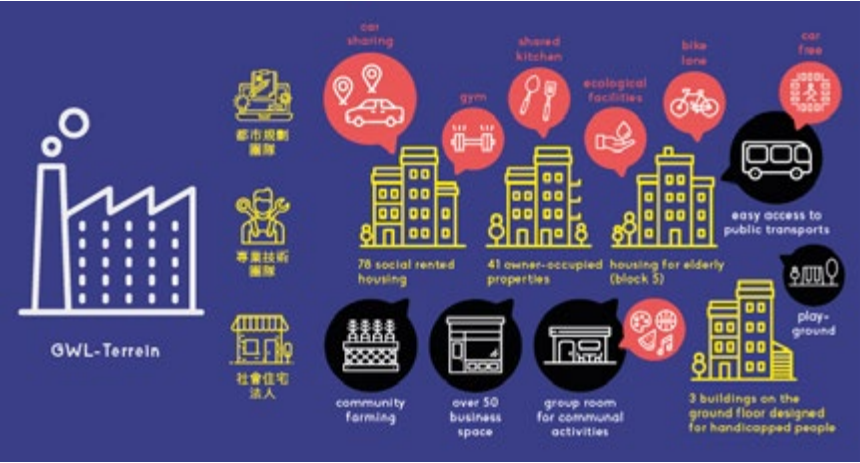
119 戶住房：78 戶租賃型社會住宅、41 戶私人住房、高齡者住宅（第五區）、一樓針對身心障礙者設計住宅（其中三

棟）、超過 50 間商用空間、團體活動空間，無車社區提供 Car Sharing 服務，方便抵達大眾運輸系統

參考資料

- gwl terrain site factsHousing for Europe – Urbact
- Housing GWL, MVSA Architects
- GWL-Terrein, Amsterdam: Carfree Public Housing
- Europe's Vibrant New Low Car[bon] Communities, ITDP
- [Amsterdam]_GWL 自來水廠改建的生態社區, Ja-Sheng Chen

06



Sargfabrik
生活聯盟共創實驗住宅

集結一群對居住有不同想像的人，集體生活協會 Association of integrative lifestyle, VIL 成立於 1990 年，合資買下維也納郊區廢棄棺材工廠改造為實驗住宅社區。

根據奧地利政府「補貼住房」政策，Sargfabrik 住戶需承擔 17.5% 興建資金，另 82.5% 資金可向政府申請以繳交住宅租金的方式分期攤還。由於協會成員包含建築師，Sargfabrik 耗時 8 年針對 112 戶住家需求量身打造空間，2000 年擴建的 Miss Sargfabrik 更添加了公共廚房與圖書館，社區裡所有的公共空間皆對外收費開放，費用可持續支持社區自主營運。

住宅地點 Vienna, Austria

建造期間 1996 The Sargfabrik / 2000

Miss Sargfabrik

土地所有 集體持有 – 老由協會買下原棺材工廠土地

規模尺度 約 5500 m²

再生基地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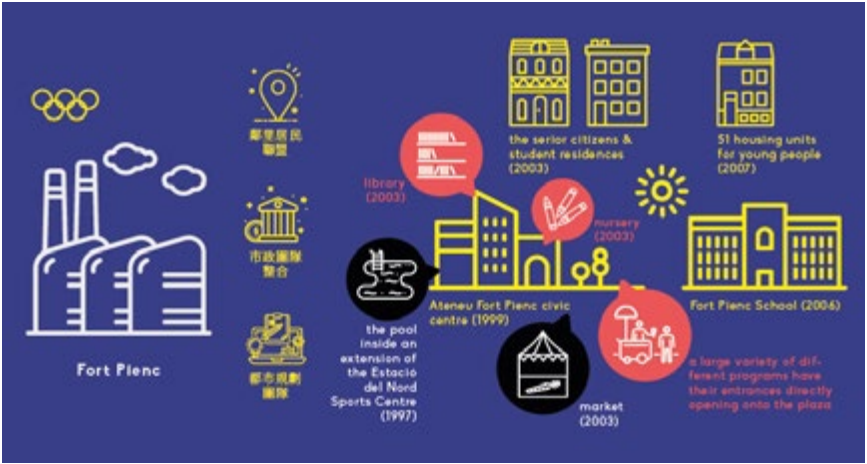
補貼住房專案政策合建社區住宅

政策相關單位

Association for Integrative Lifestyle (VIL)

鄰里生活共享空間進化

文化表演中心、餐廳、幼兒園、24hr 澡堂 (以上皆對外開放)、游泳池、社區廚房、圖書館、排練室



01



02



03

參考資料

- Sargfabrik Vienna, Austria 1996, Wohnmodelle Experiment und Alltag SfabrikG
- [Vienna] _ Sargfabrik (1) 維也納的Subsidized Housing, Ja-Sheng Chen
- Sargfabrik, village within a city, Nushrat Jahan & Rania S Baig

- SARGFABRIK - Association for Integrated Lifestyles
- Sargfabrik, Future Cities 2014

- 01 Sargfabrik 案例圖解
- 02 Sargfabrik 內部開放空間
- 03 Sargfabrik 外觀



終身學習 · 在地終老

有一天，我們都將會老。
如果「家」是終點，我們期待自己的生命如何完成這段旅程？

我們都將會老： 老人日間照護空間淺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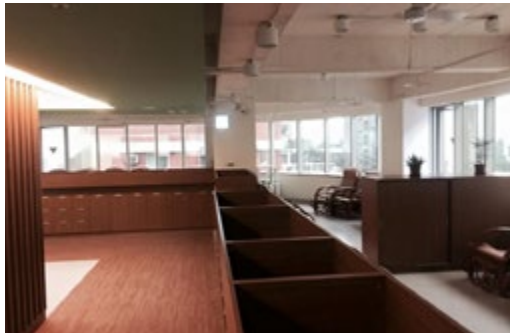
圖文 — 林嘉慧

在臺灣，自 1993 年起進入高齡化的社會以來，65 歲以上的高齡者人口比例在 2015 年時已達 12%，這個數字大約是 280 萬人。依歷年來這樣的急遽的趨勢作為估計，預計在 2018 年將邁入 14% 的高齡社會。這個超越世界趨勢的處境，即刻帶來了以高齡者為對象，從日常生活照料到長期照顧必須關注的各種面向的社會議題。其中，2018 年，由國家率先起頭並負起主要責任的長照體系即要付諸實行；長期照顧法也已於 2015 年 4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互相支應的長照保險制度也會在 2017 年採全民納入保險的方式進行。政策面的平台提供了更多的慈善單位與民間組織想要從事輕度失能及失智老人照護服務這領域的機會，但是除了軟體構想及營運策略的推演之外，硬體空間的規劃與設計似乎無法脫離一般制式醫療合併安養照護機構的刻板作法，造成照顧方式生硬與整體品質的無法俱全。

身為專業的空間設計者，除了基本的無障礙設計規定與通用設計觀點必須具備之外，在面對這樣的狀況時，主動理解營運單位的需求及照護原則是設計工作起始的第一個任務。必須提醒的是，各身體階段不同程度的老人照顧服務應該是照護非醫務；要以個人照顧的過程為主軸並非以醫療具目地性的成果目標。



01



02

2014 年行政院推行的「一鄉日照」，讓社區型日間照顧中心扮演了已經是失能或失智的長者延緩進入長期照顧機構之前的重要角色，也是整個長照體系網絡裏的不可或缺的一環。在輕度失能與失智的長者行動日常尚能自理的情況下，空間的安排與規劃應該必須呼應各樣生活照顧的需求；並在照護空間的安排中，配合個別化單元照顧理念（unit care）與多樣的日常課程來進行日常生活的場域設計；創造有「家的感覺」的屬於「家的環境」。

北投老人日間照顧中心，位於北投石牌捷運站 5 分鐘路程範圍，周邊有好幾個社區集中。作為北投在地長輩聚集的空間，這個設計的概念主要是希望藉由在地北投溫泉形象帶來輕鬆自在的印象。因此在裝修材質的應用上，採用了大量的木頭質感並於入口處設置可作為社區互動場所的泡腳區；同時，以局部具彩度明顯的連續片狀天花提供輕度失智所需的定向性徘徊走廊空間界定。翠綠色的水平延展局部天花加上垂直的木質裝修與該中心名稱「喜樹園」恰巧構成了整體印象的



03

交相呼應。獨立個別的小家照顧單元，順著徘徊走道依序配置，中間還有室內療癒植栽的安排以作為公共及私密領域的區別。接受照護的長者藉著半開放式的內部自由使用空間與活動課程的安排，從事學習群體與個人的生活狀態的建立並經營自我重心與自主成長；長輩的生活照顧仍然必須採用個案管理的精神，提供個別化的差異性服務，比如說，定期的復健計畫或旅遊參訪，也能提升與維持生活自主的能力以延緩身體機能的老化。

若非是重大傷病或是意外事件奪走生命，我們都將會老，只是時間的前後而已。作為集體意識中「老」的面向議題來做為設計的討論，我們如何服務別人與如何在不同身體健康的階段接受照護服務，其實一直都是軟體先行，硬體跟隨。「老人空間」的設計看似當紅潮流底下的設計發揮，有限的硬體預算與尚未擁有成熟營運觀點的新設立單位，永遠不足的照顧服務人員，其實這一路將行，眼前的驚濤駭浪永遠看似少不了。

- 01 翠綠色的水平延展局部天花做為失智者定向空間的引導
- 02 單元照顧空間與公共開放的內部徘徊走道
- 03 仙橋村莊彩繪計畫
- 04 仙橋村莊彩繪作品



04

仙橋日記

圖文 — Gabriele de Seta 胡子哥
翻譯 — YS. HSIEH

重繪村子的生活

「你也是學生？」

『我？不是，但我和他們一起工作。』

「那些彩繪的人？我知道有些外國人來這裡畫畫，有個從蒙古來的在那兒畫了那幅，我看著他們畫的。你也畫？」

『不，我只是在附近做研究。你喜歡這些畫嗎？』

「喜歡？有些還可以吧，可是我覺得你們有的人不太會畫畫，可能因為你們還是學生，還在上學。這看起來滿好，但看看那個 – 我真想和他們說，胡蘿蔔根本不長這樣。你必須住在這兒才能瞭解東西長什麼樣子。我會告訴他們，胡蘿蔔哪可能那麼胖。胡蘿蔔該是瘦一點、長一點，像這樣。」

我在仙橋只待一週，這是我第一次和當地居民聊到村裡許多白色屋牆上的彩繪。這些壁畫多以明亮柔和的色彩塗刷，各自呈現不同風格：有抽象形狀組合、傳統民俗圖騰、普普藝術塗鴉、可愛造型動物，以及風和日麗的農村生活景致。最近完成的作品是由三位冰島藝術家在磨坊倉庫側邊畫的一幅超現實立面：背景從玫瑰石英粉紅漸層轉為寧靜粉藍色（2016 PANTONE 年度選色）上方是飛起來躍向天空中方洞的魚。「在畫草圖的時候我們不知道這片牆前方有樹，直到開工我們才注意到，但結果看來還滿適合的。」冰島的藝術家們解釋。

仙橋是位於上海市崇明島中央的一個村子。再往南幾站可以抵達距離最近的暨新鎮，其他村子幾乎都在這周邊，跨過河川和運河，在河水沖積成的鄉野，塵土飛揚的道路與黃色的橋就此交織出盤根錯節的網路。村子取名為「仙橋」，主要源於村裡有座連接著鄰近響呖村的拱橋。1976 年 10 月，在毛澤東去世和文革結束之際，仙橋立村；四十年後，這裡住了 1,683 人。大多數居民皆在附近出生，在當地，兒孫移往上海或其他都市尋求發展的年長者家庭為數最多。「這是鄉下地方」在我拍攝牆面彩繪時遇見的女士向我解釋，「我們這沒什麼。這裡是上海，我們也來自上海… 但不像上海。這裡天氣好得多，當然，但不像城市，或你們外國人的地方。這裡馬馬虎虎，不很差，但也沒那麼好。」

這類言論我已經聽到很多次 – 當地人自認是上海人也是崇明人，詭異的是，因為懂一些上海話，我能謹慎地指出人們在這裡使用另一種方言，近似臨城江蘇省南通



01



02

市的話。他們時常以這種夾雜的口吻拼湊出本地的進程與緊張局勢：人口高齡化、越來越多閒置空間與房舍、都市化發展侵蝕著海島地區、凋敝的鄉村經濟正伴隨年輕世代外移與當地工廠倒閉。在此景況中，2008 年 Studio TAO (TEKTAO 設計機構旗下部門) 與同濟大學和 DESIS China 合作啟動「設計豐收」計劃，邀請視覺藝術家來到仙橋並在當地的屋壁上進行創作。

週末駐村彩繪僅是設計豐收「針灸式的可持續設計策略」框架下的諸多活動之一。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院長暨設計豐收發起人婁永琪言明這種針灸式設計手法援引自傳統中醫的隱喻：針對能影響整體系統的特定目標下手，就能產生正向轉變 註 1。

對於遠道而來的藝術家們而言，這項計劃提供大家機會動手嘗試新事物並切身參與深具意義設計的工作。剛在仙橋村南方完成一大片牆面的李亞，十分開心地分享本次駐村經驗：「確實，這沒有工資…但無論如何，他們會給你所需的材料也提供住宿過夜的地方，還根據你的

喜好用新鮮食材做飯，那已經比待在城市裡好… 在上海，甚至連蘋果也越來越貴，這樣我滿足了！」

歷經數年課程與短期駐村，這些出自於當地與國際藝術家之手妝點著村屋的彩繪只是設計豐收在仙橋計劃與活動裡的一小部分。然而，存在街道旁的壁畫漸漸凝聚起村裡的故事：關於在地鄉土生活與城市抱負的記敘、努力重振村子的設計豐收，以及讓社區藝術真正參與社區—並從中學習如何正確地畫好胡蘿蔔。

駐村民宿藝術家

「你」所以，Gabriele，你是藝術家？」
『不… 也許有時候是？半個藝術家？』
「有時候？什麼意思，那接下來在你要在這做什麼？」

我已在仙橋當了三週的駐村藝術家。老實說，至今比起藝術家我更像個村民。我猜這也算是一種個人方法—或「過程」，藝術家們會這麼說。這是設計豐收 (TEKTAO 分支項目) 首次提供當地與外國藝術家於中國上海崇明島暨新鎮的仙

橋村駐村 45 天。本年度駐村主題「流／變」，預計有 9 位藝術家加入，我已遇到 6 位。兩個月前我在這裡的時候，部分完成作品的藝術家將其作品在以全新手法混搭材質的豬棚展示了兩天，這是把仙橋當作創意基地的台灣影像藝術家傅康的點子。那周末天候不佳，數以百計的遊客並未如預期出現，儘管如此我們仍度過享用小米酒和村裡受訓公務員一起玩冒牌 UNO 的美好時光，偶爾也向走到豬棚好奇這群外國人在做什麼的年長村民們解釋我們的作品。

剛下巴士，跟著我們全能的策展人、組織者、聯絡人黃奕來到共用工作室，我遇見第一位駐村藝術家，是來自英格蘭坎布里亞郡 (Cumbria) 的混合媒體畫家 Jane Tagg。當我正努力記住設計豐收工作人員的名字時，Jane 正在替她的裝置剪紙，錯綜複雜的曼陀羅圖案與紙藤紮成一束，懸掛在小小的工作室牆上。黃奕介紹我們認識，告訴她豬棚的空間就快完工，我們可以去看看。「我正在進行與崇明生態系有關的計劃」我們乘著摩托三輪車奔馳前往豬棚的路上 Jane 和我解釋。「關於動物與植物，當地與外來物種，都



03

市化與工業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舉例來說，我現在創作使用的素材取自於我畫的當地鳥與野草，操作數位再剪成不同形狀。」那時，Jane 裝置成品的樣貌仍浮在空中，也許已有些雛形和懸掛著的圖案。最終，面對仍建構中的展場空間限制，她花了接下來兩週調整作品 “Strength Through Fragility” 的組合，透過儀式性的竹架擺排重現都市發展的固定幾何形式和過度生長的變異物種。

黃奕帶我前往作為計劃中藝術家住所原型的「田埂民宿」的時候，我經過 Auður Sellgren、Elsa Ásgeirsdóttir 和 Niki Jiao (焦嬌妮)。身為設計系畢業生，他們在仙橋的作品延續他們關注大氣條件如何影響個體行為的大型計劃 “Weather”。第一部分的作品在冰島完成，第二部分圍繞探索仙橋在地竹工藝。我抵達時，小型竹製的測試原型整齊地排列在工作桌上，Niki 說，這將是最終裝置的一部分。幾週後，經過進一步的測試

- 01 仙橋村莊彩繪計畫
- 02 仙橋村莊彩繪計畫
- 03 “Strength through Fragility” by Jane Tagg
- 04 “Weather II” by Auður Sellgren、Elsa Ásgeirsdóttir and Niki Jiao



04

組裝 (還有鍛燒、錘打、鋸切)，當地焊接工幫忙製作，Auður、Elsa 和 Niki 完成了一個小型燃燒裝置，可以利用中國傳統廚房爐灶的熱源製造竹炭。「這裡的氣候相當潮濕是我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所以我們想，可以設計一種方法讓人們輕易善用既有設備在家製作除濕的竹炭。」在最末的展覽裡，“Weather II” 被安裝成原型的敘事集合、產出的碳樣本、記錄藝術家研究與設計過程的短片、精心手繪完且美運作的 QR code。

兩個月後我回到田埂民宿，和老朋友 Terence L Loren \ 聊著錄音機並分享彼此在崇明島上進行田野記錄的經驗。在不知道其他人怎麼進行記錄的情況下，我們竟採取極其相似的方式收錄當地音景：專注於人聲細語、接收繞射的雜音、尋找節奏、著迷於鄰旁空軍基地戰鬥機起飛週期性發響的轟隆聲。Terence 是第一位入住田埂民宿的藝術家，持續每月都來到崇明島上收集為期一整年的季節音頻。同天晚

上，我與張瓊 (一位來自甘肅省的舞者與編舞家) 坐在廚房裡的大木桌邊，分享她起初想與當地居民共同演出的點子。她才剛到這裡，仍在思索這計劃該怎麼進行：「我想好了，來到仙橋以後，卻和我當初預期的滿不一樣。現在我想在大街上演出，因為村子實在太分散了… 居民都在家裡看電視、牽電動車出門晃晃、早就就寢，而且除了廣場舞和長者中心的活動，似乎不太有聚在一起的時機。」

深夜私底下的玩笑裡，我們最經常質問彼此對這場機制的評論：為何他們希望我們在這？如黃奕坦率地和我們解釋，TEKTAO 持續將設計豐收作為多元範型案例，無關其真正收入來源實是週末到鄉下住一晚的觀光客：透過不同的計劃和專案，在永續農業、農村振興、學術研究與藝術創作等領域，廣泛地收集專業知識並進行實驗。然而，儘管前三領域已在撰述設計豐收經驗的出版文獻中被大量討論 註 2，藝術生產與策展卻僅止於暗示。有鑒於第一批駐村藝術家自發性以大量不同觀點切入參與仙橋當地生活—都市化、生態效應、氣候、在地手工藝、季節聲響、社會化空間—作為「駐村藝術家」的意義值得策劃一場討論，徹底好好檢視在此特殊背景下藝術生產的角色與潛力。

註1 Lou, Y. (2013). Prologue: Design innovation into rural area. In Y. Lou, F. Valsecchi, & C. Diaz (Eds.), Design harvests: An acupunctural design approach towards sustainability [pp. iii-iv]. Gothenburg, Sweden: Mistra Urban Futures.

註2 Lou, Y., Valsecchi, F. & Diaz, C. (Eds.), Design harvests: An acupunctural design approach towards sustainability. Gothenburg, Sweden: Mistra Urban Futures.

小暖蛋青年 在地終老的實踐

文 — 郭孟瑜
圖 — 小暖蛋青年成員

不是從遠大的理想開始，只是不想一直看到長輩們因為跌倒出現在醫院，卻只能在發生後處理傷勢，不甘作為只能在尾端擦屁股的人。大家因為認同這樣的心情，所以決定要一起前進社區，一個可能是問題源頭的地方。想進入社區解決問題無可避免地必須認知到沒有什麼萬用模板能套入的現實，必須花時間理解及建立關係，避免流於從上而下的指令模式或給予幫助的施捨情緒，多數身為外來者的我們，想要執行改變現況及達成理想的目標來到這裡，即便自我的價值觀認定介入社區所做的事情是互利的，也不代表這是社區居民的感受。

於是在推動友善且能在地終老的環境時，依然需要一般社區營造的活動過程作為緩場，暖蛋的第一步則是以眷村廊道彩繪設計與社區建立熟悉度，透過構圖彩繪內容的過程理解過港的脈絡，請居民講出他們的故事，讓大家彼此互相熟悉。從暖蛋的第二步開始，想建立一個據點，並以此據點企圖展示友善無障礙空間的樣貌。有固定的場所的意義是什麼？因為不是帶著一個既有的技術或照護系統來社區進行傳統的推廣活動，不是要拿起大聲公就開始賣氧氣瓶，而是一步步梳理需求，這樣尋找契合在地的方法，需要一個接收訊息的對口。最一開始接觸到的人或是最輕易能接觸到的人往往是相



01



03



02



04

對活躍的群體，最為弱勢或需要助力的群體通常最不易接觸到，有個能讓人不經意路過，可以搭訕到更多鄰居的空間看來是必須的，不需要特地的來參與，不需要先獲得活動資訊，而是一個路過的鄰居相互打招呼產生交流的場所。過程中，每一個動作都盡量包含社區的參與，雖然是做硬體的改善再利用，卻是非常適合讓大家理解小暖蛋青年到底在做什麼的好機會，進駐閒置的警察宿舍後，從清掃、木工、粉刷、泥水，都以工作坊的形式讓更多人一起加入，讓在地團體共同經營可食地景，一同收成。共事的過程也可讓大家好奇到底空間未來要做什么，藉此分享暖蛋的理念。

軟體的執行在暖蛋關注的議題上是相對重要的事，但對於小團隊來說難免必須依照經費來源調整，先做空間硬體準備，同時也在著手經營空間的內容，據點有個重要的設備－暖米飯餐車，餐車計畫是希望從食的需求與技術交流去接觸到更多的居民長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不方便過馬路的長輩能跟我們互動。過去有進行過一些家訪的行程，並為部分願意的

- 01 無需彎腰的可食地景
- 02 警舍外觀
- 03 廊道構圖討論
- 04 警舍外牆粉刷工作坊

受訪者測繪家中的空間，企圖能在個別案例中，找到能一起合作設計在家終老空間的長者，而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嘗試用料理作為交換，小暖蛋青年提供長者居住空間安全及品質的評估，然後請對方回以他擅長的料理或分享食譜，這部份確實很有趣也讓人感到很有收穫，更支持團隊繼續以這個概念執行暖米飯餐車計畫，吃，是傳統上大家交流的活動，不同世代，透過食物、透過食譜，交流著，讓彼此的關係是雙向的互動。餐車比起據點更有彈性，能成為警舍空間的延伸，是軟體經營的下一步，目前正努力尋找支持計劃的資源。

對於像暖蛋這樣的青年團體，難免需要面對經營模式尚未成熟即沒有足夠財源的困境，成員們為了自身的身計問題多半都另有正職，相對壓縮團隊能有效運作的時間，以上的過程走來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成員的更迭及資源的轉換都是需要被克服的事情，或許小暖蛋青年們都以執行自身的理念作為支柱，用從2015年春天開始的精神勝利法則，讓在地終老的理想跟著團隊一起走下去。

公共住宅與社會制度

當我們對住宅提供的想法慢慢朝向「打造一個家」努力之際、當我們不再完全倚賴土地開發商以市場邏輯供給住宅時、當政府公共投資著眼於城市公平正義時、當我們對社會住宅的想像能經由社會溝通取得共識時，這個社會也才能朝向更好的未來持續進展。

「家」或「住宅」？ 從都市生活到住宅的文化想像與社會共識

圖文 — 殷寶寧

前言 — 缺乏社會溝通與公共想像的住宅政策

「社會住宅」(social housing)為當前台灣公共政策的熱門話題之一。然而，這個概念本身與台灣的居住與住宅經驗稍有距離。台灣目前約有七成人口居住於都市地區，城市生活與居住之間高度連結無庸置疑，但這方面的討論相對較少。本文試圖從都市生活經驗的角度，擴展對這個議題在地的討論面向與深度。

「社會住宅」經住宅政策倡議團體，學者專家與社會運動集結累積多年的努力，包含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崔媽媽基金會、社會住宅聯盟及其推動的巢運等等，戲劇性地從2014年首都市長選戰成為選票競逐的政見焦點；接下來的2016總統大選也強力主打，成為六都重要的住宅政策方案。一如許多公共政策變成簡化的政治措詞一般，社會大眾與媒體往往聚焦於政策支票開了多少時間內完成多少戶數，何時可以完成，以驗證政策是否跳票等問題。也就是僅關注簡化的數量問題，卻高度忽略這個攸關整體都市景觀與居住環境空間品質的課題。這個忽略空間品質的發問，其實正暴露、也論證了台灣社會，不論是公共政策思維，建築管理部門，以及廣大居



01



02

住群體長期對居住品質的漠視、無奈與低度關注。社會溝通嚴重不足，是目前推動住宅政策關鍵困境之一。

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觀察造成這個社會溝通的歷史困境。從較為久遠的台灣國土空間規劃發展歷程來看，戰後快速的不均發展與城鄉落差，大量1949年後的社會移民透過有計劃的眷村或職務宿舍配住，以及無計劃地、放任式地違建聚集歷史債務。1960年代以降城鄉移民大量移居台灣北部都會區，形成人口集中，都會擴張趨勢。台北一度曾經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造就出老松國小、秀朗國小等就讀學生超過萬人的第三世界城市「奇觀」。但山區漁村的人口老化，外移嚴重，及連帶的公共投資降低與環境疏於照料打理。這些大致是構成戰後台灣社會大眾普遍面臨的居住真實圖像。我們汲汲於追求安居之所不可得，如何

妄想品質？長期以來缺乏討論居住空間品質的認知能力與詞彙，這個社會可能從如何對話的關鍵字都難以對焦。

另一個造成社會對於住宅想像的困境，來自於台灣既有住宅政策的思維模式。一般人較為熟知與公共政策相關的詞是「國民住宅」。秉持政府應滿足居住需求的概念主張，早期以興建國宅為主要的政策工具。但著眼於都市快速發展，大批土地取得困難，公部門興建速度與效率遠不敵民間腳步，後續維管困難，以及住宅興建品質多遭詬病等等問題，「興建國民住宅」政策逐步轉型為「補貼購屋利息」。這些政策明顯朝向滿足房屋自有率，強化台灣高房屋自有率的發展趨勢。此舉形同將居住需求責任轉移到個人是否「努力」的人生態度與個人價值選擇，淡化了國家在公共資源分配的結構性角色。長期下來，廣大居住需求的基本人權被簡



03

化為人生勝利組與魯蛇的重要區分。社會住宅則進一步被汙名化為社會邊緣群體的濟貧救濟管道，使得政府應介入住宅市場的分配正義問題更難以對話。

因此，當社會發展已經逐步打開了政府公共政策應介入住宅供需市場的論述空間之際，關切憲法保障基本人權也已建立論述正當性後，該如何在量化思考之外，透過政策方案達致一個對居住空間品質提升，以及經由住宅設計開發，推動都市環境的整體正向發展機會？

從住宅到都市的居住文化想像

缺乏對都市空間與文化生活的想像，是導致台灣居住課題難以社會溝通的另一項重要因素。需要大量而密集的住宅建築與空間，正是都市化造成的結果。都市化、現代化與大量人口到都市尋找機

會和就業這三者之間是完全正相關的。甚至，建築現代化運動某個程度可說是為了解決高度都市化帶來的新時代課題。

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為現代主義建築運動的要角。他的多項主張，包括提出「住宅是居住的機器」、「光輝城市」等概念，均忠實地凸顯出現代主義建築發展的社會主義內涵本質——在十九世紀工業化與都市化的雙重社會變遷作用下，大量移往城市的新住民因住宅不足，惡劣的居住環境與公共衛生問題，造成許多悲慘的低階勞動階級故事，引發社會改革的聲浪，不僅社會慈善家關注，社會分化下的專業知識份子浮現，都市公共治理的必要等因素，共同催生了現代概念下的都市規劃實踐，也引發了建築與營造的革命。一個挾著新時代精神，科技與技術進步能夠大量、快速，平價地複製大規模的集合住宅，環

繞著改善勞動階級居住條件的現代化住宅樣態誕生。

柯比意提出的「光輝城市」(La Ville radieuse, The Radiant City)就是著眼於現代城市需要大量居住空間所提出的都市觀點。運用現代技術讓建築朝向垂直高層化發展，城市雖然集居了高密度的住宅，但空中創造出來的樓地板面積，同樣可以滿足人們各樣的生活空間、設施服務與品質的需求。整齊的量體讓街道可以朝向大街廓的規劃。凸顯出壯盛的城市街景，呼應於奧斯曼式的大道端景(vista)的都市規劃。這些棋盤規劃的街道，將地面空間讓位給都市中快速移動的機動車輛。汽車寓含的速度、效率與現代化，和高聳的集合住宅建築量體，象徵了資本主義都市的進步景觀，以及現代生活和時代精神的雙贏局面。「光輝城市」計劃雖然未能真正實現，但「馬賽



04

01 Techwood Homes was the first public housing project in the United States

02 Family in Techwood Homes apartment, late 1930s

03 Williamsburg Houses, 1937, Scholes Street to Maujer Street, Leonard Street to Bushwick Avenue.

04 The best public housing project ever built in New York
紐約市最早的社會住宅興建於1937年，四層樓的公寓建築伴隨著大量公共空間，1999年重新整修過，目前仍持續使用中。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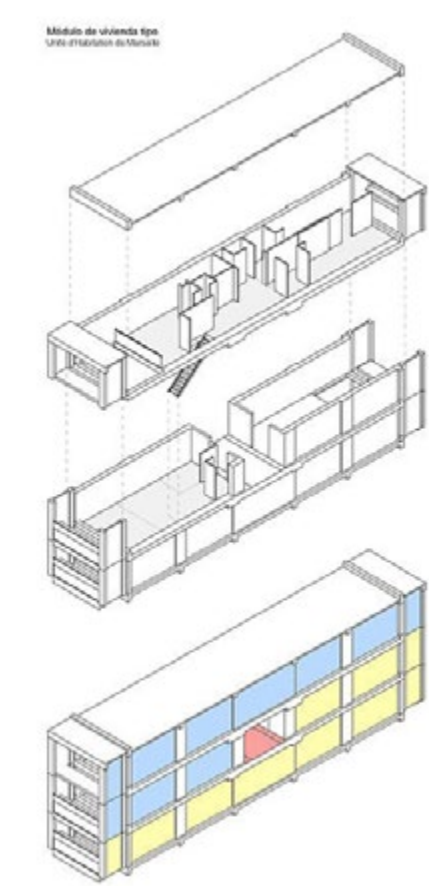
公寓」卻是柯比意思維具體呈現的社會住宅案例。這個案例的特徵，除了其粗獷的混凝土材料表現外，底層挑空，即使將地面讓給汽車，但屋頂花園則是還給人們和空間、陽光重新聯結的場域。

整座公寓量體形同現代概念的社區型住宅，不僅有著區隔不同家戶空間需求的剖面，中間穿插整合著小型零售商業、托兒照顧設施與運動空間，滿足了這些主要以勞工階層為主的入住者日常生活需求。依託於都市生活，就業與家庭生活的住宅規劃，乃是依附於土地的農漁村生活時代所無法想像的新時代需求。

接近城市的權利 人本與宜居城市的思考

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與城市化發展，帶動住宅形態建築的誕生，凸顯出營建技術在技術面的突破，代表正向的進步價值。但也衍生出許多新的課題。

首先，集合住宅的生產意涵著有大量相互彼此不認識的家戶，共同享有同一個住宅建築或社區，這些差異組成之間，彼此如何共享同樣的生活空間？集合住宅以現代化的科學和「效率」為依歸，強調機能導向的思考，家戶中的N房N廳，是否含衛浴廚房等模矩化的規劃，固然有助於住宅規劃與興建的效率，但也可能因此抹除了對住宅未來使用者的真實需求。大量被外部化的公共生活需求，又是如何納入這些集合住宅的規劃設計與空間配置？成為另外一個問題。其次，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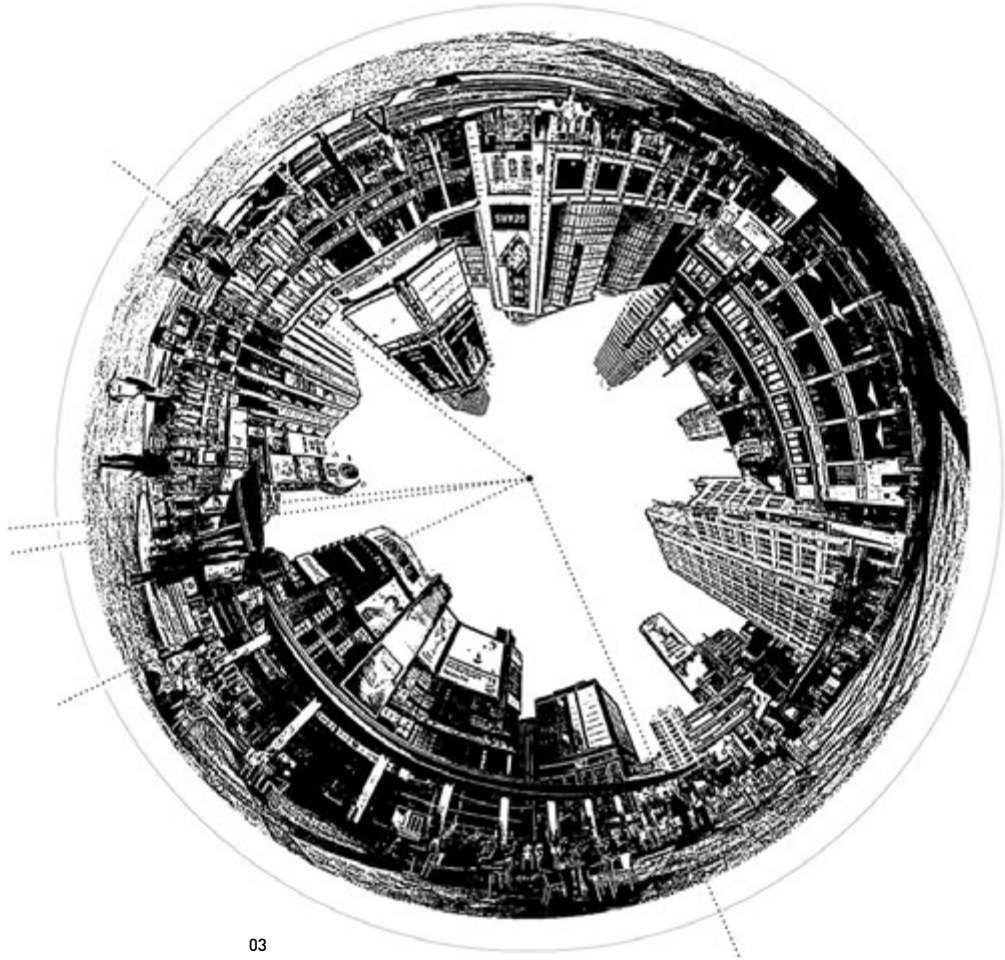


02

01 馬賽公寓 (L'unité d'habitation de Marseille) 居住單元爆炸圖
images © New York Architecture

02 馬賽公寓外觀照片
images © New York Architecture

03 將城市的天空線視為切分領域的切片，誰有權可以獲得比較多的空間支配權呢？為什麼？



03

集合住宅由誰來負責規劃與興建呢？亦即，當這個集合住宅將提供一群彼此不認識的人入住，不論是由政府或住宅法人等中介機構提供，或者是由房地產市場的經濟邏輯來決定。不同提供者意涵了住宅是具有高度交換價值的商品，或是一個滿足基本需求與人權的服務的不同價值；同時，這些假設更是決定這個住宅社區如何規劃與設計，以及如何導入其環境空間品質的設想。

第三，既然是從都市生活與工作機會導引出居住的需求，那麼，這些集合住宅和工作地點的關係如何架構起來？換言之，居住並非只是個提供「回家睡覺」的蝸居之所，讓工作機會集中的都會外圍

的衛星城鎮，僅能化約為「臥房城市」(commuter city)，居住及其生活該如何跟整體都市生活文化聯結？而攸關整體都市發展走向，甚至是區域與產業空間分工的課題，如何納入對居住議題的思考呢？這些課題均導向當代居住課題必須跟城市發展緊密扣聯的必然性。法國理論家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從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理論，提出了「城市權」的概念。主張每個市民應擁有「接近城市的權利」(rights to the city)。

除了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思考城市空間的意涵與價值，反映出城市乃是資本主義生產，消費與再生產的核心場域。接近城市的權利更在於城市承載的文化

生活印記。那麼，城市權和社會住宅的關係是什麼呢？

城市空間乃是高度階層化的。都市房地產價格充分揭露了這個階層化的空間意涵。然而，在我們的社會認知中，主要是從房地產市場的角度來詮釋，主張房地產價格較高的地段，代表了當地的生活機能佳，環境品質好，擁有更多城市生活帶來的便捷、機會、文化與多樣生活。相對居住選擇資源不足的群體呢？在高房價與房租的前提下，為了遷就居住成本，往往被迫必須承擔較差的交通可及性，相對受限的商業活動選擇，幾乎沒有在地的文化生活機會等等。再回到城市規劃的思考來看，例如政府提供大量公共住



01



02

- 01 為了提供寧適的都市環境，調節工商業生活的緊繃與遠離自然，公園變成不可或缺的公共設施。公園不只提供人們可以呼吸的綠意，城市了也充滿了豐富的生態，讓不同生物一起生活。
- 02 每個人都可以同等地享有公園綠意嗎？還是只有豪宅區才能配置舒適的公園綠地？這是我們的住宅政策應該思考的居住正義課題之一。
- 03 一座設計友善的公園能滿足各種使用者的需要。市民在城市中擁有的自由流動程度，是都市生活宜居與否的關鍵指標。圖為巴塞隆納公園中的景象。

宅的新加坡，香港經驗，為了弭平這些居住空間品質與生活便捷性的落差，這些地方在興建住宅社區時，通常是一併規劃捷運路網，創造在地的零售商業服務甚至是可能的就業機會，引入大量的公共設施，以確保居住在不同區位的市民，有著合理的公共資源配置。然而，在台灣的城市經驗中，「是否有捷運、公園」成為判斷該地段房地產價格的官方保證，而非轉譯為爭取更多居住平權的配套，政府的公共投資成為支撐房地產價格的法寶，而不是促進城市正義的公共利

益。以大台北都會區周邊的新鎮開發來看，淡海新市鎮原本是為了回應 1989 年無殼蝸牛運動，政府徵收農地要蓋國宅的大面積基地，原本由營建署進駐多年無功，最後以批售給私人財團進場開發收場。在大量空屋惜售炒房，以及大量居民入住後，政府的輕軌建設才在擾攘中進場。逐漸成熟的住宅社區裡的大片工地，更多居民進出台北城運輸成本惡化。林口新市鎮的開發醞釀時間更為久遠，也在大量房地產開發商炒作下逐漸發展，但機場捷運通車卻仍不見確切時間表。循

著這個論述脈絡，除了實質空間與環境的距離外，再以象徵層次意涵來看，城市空間配置往往習於將人們不喜歡的、視為負面且邊緣的空間推到城市邊緣。

許多鄰避設施，如垃圾場、焚化爐、屠宰場、公墓等等，都被視為負面空間，應該配置城市邊緣。台北市政府要將幾處聯合開發分配回來的房屋調整為社會住宅，安排讓申請者入住，但部分購置該房產的所有權人近乎崩潰的反彈與抗議情緒讓人印象深刻。他們的恐懼是什



03

麼呢？擔心自己終生積蓄購置的房產會因為這些人的入住而房價大跌？這是最為表面，眾人可以理解的原因。

但更為深層內在的抗拒與歧視，不僅來自於社會住宅的汙名化標籤，更來自社會價值否決較為邊緣群體居住於城市的權利吧？這樣的城市不正義也表現在以支持優勢階級的城市生活小確幸論述中。舉例來說，運輸問題始終為城市公共設施的核心課題，是否有高度順暢的交通運輸能量，考驗都市管理的效能。為解決小汽車過多，道路與停車面積問題，許多超大型城市均以使用者付費機制，藉由提高私有運具成本的做法，促成城市管理、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均衡。例如東京要

求購買私人小汽車需自備停車位，北京要求車號單雙日進城，新加坡特定區域加收入城費用等等。再以紐約的中央公園為例，早在 19 世紀開發中央公園時，即已意識到廣袤的公園綠地有益於周邊住宅社區環境，因此當時的開發者，劃定一定範圍，依遠近收取不同比例的開發補貼費用，以平衡公園帶來都市整體公共利益，和緊鄰公園邊的房地產價格高居不墜之間的利益衡平。但這些政策工具在台灣卻沒有城市政策敢施行，因為會被解讀為政府搶錢，而忽視了這些擁有小汽車的優勢階級，佔據更多城市空間資源；或緊鄰大型公園及文化設施周邊，享有公共資源投資的外部性優勢，卻並未相對應地支付較高的使用成本，

形成的另外一種不正義。這些隱含在城市權利不均等的社會價值背後，都是導致社會住宅被邊緣化，標籤化的重要因素。因此，逐漸浮現一種論述主張為，過去的社會住宅或國民住宅，之所以有著負面印記，來自於規劃設計不佳，只要在設計層面大加改善後，必然能有效降低社會歧視，減少大眾偏見，真的是這樣嗎？以良好品質的設計真的可以改變社會歧視的意識形態嗎？



01



02



03

從建築設計觀點 思考社會住宅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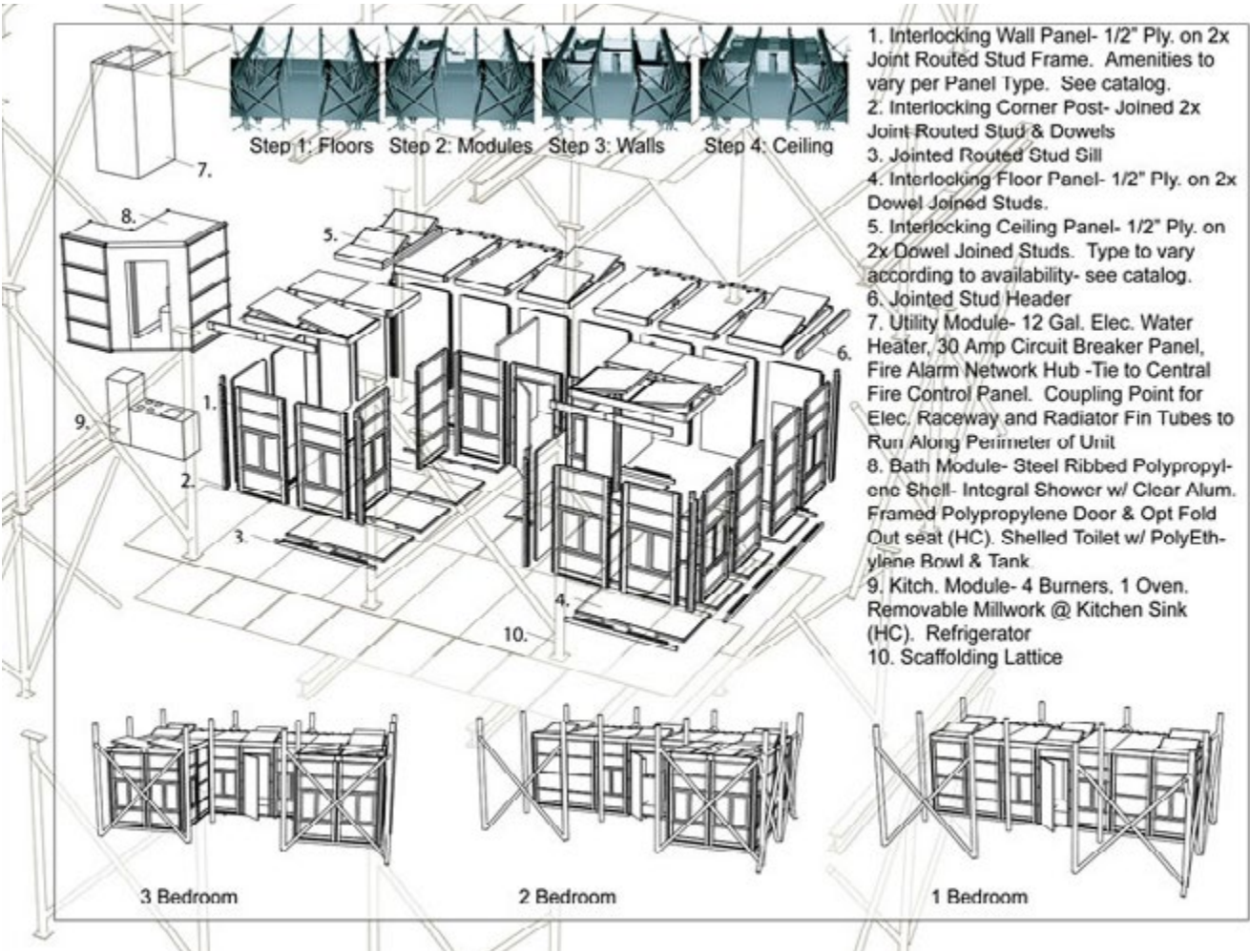
目前北台灣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喊出的社會住宅戶數，看似一個容易被用來檢核政策是否達標的量化指標。然而，這個量化指標背後意涵的規模經濟，其可能造成的社會衝擊似乎還沒有開始討論。舉例來說，由於土地取得不易，在需要的住宅數量，容積率與建蔽率等綜合考量下，這一批批的社會住宅量體必然會朝向高層化發展。因植入的數量龐大，如此一來，可以想見，我們眼前所熟悉的台北市城市密度，建築物高度等都市意象，勢必會大幅改變。甚至可能逐漸構成柯比意所描繪的光輝城市景象。小尺度、舒適的、以人行徒步為尺度，台北最值得驕傲的城

市生活空間經驗，將會逐漸轉型為以車子快速移動為主要身體經驗的城市嗎？

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些住宅興建的數量龐大，可能成為一個擴大公共投資，創造內需市場，改造國內營建與設計產業的好時機。舉例來說，由於許多社會住宅戶數以小坪數、出租為主，坪效問題顯得更為重要。因此，如何在確保小坪數住宅內的設備，例如廚櫃與家具的設置，可以更為彈性多樣，易於收納與搬運，讓居住者更易於安排使用及調整。或者是著眼於可能有許多銀髮族入住，這些設施、設備與傢俱如何設計得更為友善，在這些大量的需求前提下，應能帶動工業設計創新研發的市場需求，提升社會

住宅內部使用效率與品質，成為正向的產業循環。其他諸如環保節能或通風透氣的建材開發，太陽能光電板的運用等等，如同我們耳熟能詳的話語—「房地產是帶動產業的火車頭」，當政府帶頭鼓勵市場朝向住宅部品化的開發時，除了藉由增加戶數供給，平衡房地產市場的不合理房價外，政策引導住宅設計與建材使用，成為可以善用規模經濟模型的優勢。

市場經濟的靈活在於，利潤導向會帶動在地發展的質變。當這些住宅社區的戶數夠多，經濟規模夠大，自然會發展出在地性的社區經濟，以有效的商業機制，創造周邊良好的生活機能。這樣的發展趨勢從大學社區周邊的發展模式，或檢視大



04

台北地區幾個主要的大型國宅社區即可得知。換言之，當這些可以經由商業機制運作的住宅服務會自然運生，那麼，有哪些是必須藉由政府部門提供，而非以經濟效益來評估的服務呢？甚至，是否可以透過政府有意地安排植入，而調整或改變目前城市運作中，合理公共資源的配置形態？例如，托兒與老人日間照顧，可能是目前最需要的社會照顧服務項目。這些照顧服務機構與入住者同時植入，與正要形成的新住戶社區共同成長，形成在地性的照顧與服務網絡。甚至，在部分住宅社區，可以藉由社會企業的引入融合前述的照顧服務；或提供年輕創業者的育成空間，連帶地帶動周邊產業形態的活化等等。這些都是政府部

門可以藉此重新思考都市整體資源，盤點與重新配置戰略的機會。將社會住宅的興建當作重新思考城市發展為未來的活棋。翻轉原本將社會住宅視為城市負面元素的空間意涵，改寫都市空間意義。

日本許多住宅改造的電視節目經常虜獲台灣觀眾的心。這些空間改造故事之所以感人，來自於故事背後，有個專門服務於特定家戶使用者的建築設計者，聆聽使用者的需要，克服各種基地的限制，為他們設計出具個別風格的「家」，而不只是「蓋房子」。這些故事在台灣難以發生，很大部份原因來自於前述種種政策想像與發展歷程，將台灣社會的住宅建築市場完全拱手讓大型建設開發商主導。換言之，

這個市場導向將住宅視為賺取最高利潤的房地產商品，而不是孕育一個個家庭感人故事，為不同使用者量身打造的空間場景。也因此，我們有著發達的室內設計業，民眾習慣於換屋或購屋必須要準備一筆裝潢費用，因為每購置一戶住宅，往往必須以新住戶的需求，重新改裝空間一番。

那麼，這些目前即將大興土木的建築設計案，是如何設想著未來使用者可能的空間劇本，也就是，建築師是擁有什麼樣的建築空間計劃書來進行規劃設計呢？這可能是從建築設計端來說，社會住宅最讓人擔心也抱持高度疑慮之處—政府住宅部門是以何種調查研究的實證



01



02

資料，來想像與擘畫這些住宅未來的使用者圖像？針對未來未知使用者的面貌模糊，或許有兩種途徑可以調和這個困境。一個是依據現有社會住宅設定的服務對象進行調查，或增加對一般住宅使用者的經驗研究，以強化日後服務的空間品質設定；另一種方式則是強化設計方案的彈性多功能選擇。亦即，從強化建築空間的可變異性入手，以期可以適應日後每一組搬進來的租屋居民。在目前設定以六年為租約期的前提下，服務更為多樣的住戶需求。

例如在荷蘭早已開發行之有年的開放建築系統，或是日本曾經實驗過的 Next 21，甚至充滿了迷幻、夢想與實驗性格的 Archigram 所提出的許多構想，都是希望讓硬邦邦的建築，能有更多彈性，變異與調整的可能性。1995 年，磯崎新在日本岐阜縣北方町公營住宅計劃中，提出了一個大膽有趣的實驗方案。他邀

請了四組女性建築師，意圖倚重這些女性建築師，以其性別社會角色與生命經驗，所可能構思出來的「女性原則」，來對抗在日本的住宅設計思維中，已經僵化固定的 nLDK 住宅設計模式。磯崎新認為，日本的公共住宅政策是與經濟發展政策相互掛勾的，但政策重點是放在量的問題，或是每年創造了多少住宅，但卻並不關心這些住宅所提供的居住品質，或是市民所擁有的生活環境究竟如何。這種數量化的思考模式，代表了「男性原則」(male principle)。而以品質為重的思考方式則可以視為是「女性原則」(female principle)，應該將住宅視為是「人類生活的容器」(container of human life)。北方町公營住宅案例中，妹島和世設計的案例是經常被拿來討論的。在這個設計案中，妹島著眼於公共住宅有其預算考量，因此，如何兼顧住宅的品質，視覺的趣味變化，使用的彈性與可變異性，以模矩化的設計方法應用，讓每

個家戶共同核心的配置為居室、廚房，衛浴，和室和陽台，其他則依據大小戶數和入住人口，再增減單元數量。不僅如此，如何提供不同家戶之間可以兼顧隱私，安全，同時又能保持相互聯結的社交空間，是集合住宅維持入住者良好生活品質的重要考量之一。換言之，人們的生活乃是全面的，與他人有所聯結的。並非僅止於家戶門牆之內的封閉環境，這凸顯了集合住宅對公共設施與整體空間品質的依賴程度應該是更高的。

在目前幾組已逐漸浮現的社會住宅設計方案中，提供多少數量、何種內容與機能的公共設施，似乎成為討論焦點。如前所述，「公共設施」乃是確保住宅社區空間品質的關鍵。提供當代都市居住生活應有的服務水準，而非將住宅視為一種政策上的「恩賜」或「施捨」，才是避免汙名化與社會歧視的關鍵。最早期的國宅興建，如南機場公寓，中華商場等等，



03



04

在當時社會整體有限的物資與經費條件下，以滿足最低水準提供居住面積的做法，成為日後居民遭汙名化的歷史緣由之一。但另一方面，比照其他國家經驗，例如紐約市最早於 1937 年所興建的社會住宅，在政府完善的規劃，提供良好的公共空間品質，並且持續維護建築硬體環境的情況下，1999 年仍進行維修，讓這棟承載當時國際樣式風格的集合住宅，迄今仍能維持良好使用，見證紐約市的公共住宅政策歷史。

因此，最後不得不關注的是管理層面的課題。台灣既有的公共建設投資的思維，多僅編列了資本門的建設經費，但幾乎無餘力編列日後的維護管理經費。導致許多建築風光落成開幕，但往往不用多少時日，則會因為維護費用的短缺，呈現相當負面的景觀，或是關閉大量區域，主要是公共設施，以降低管理成本。這樣的狀況經常導致對於公共建設在設計層面

的保守心態，多從日後管理維護層面著眼，要求建築設計團隊使用最容易清潔維護保養的材料與施作方式，可以想見，大幅扼殺建築設計的創意發想之外，長期下來，不僅無法發揮公共建築引導城市美學與開創性的價值，更會讓公共建築淪為低劣品質、保守設計的代稱。然而，對於這些即將大量浮現於都市景觀中的社會住宅應該如何規劃管理機制，顯然也是當前應該儘速納入討論議程的一環。可以想見的是，不論是鼓勵在地社區的自我管理，或是由全市型成立統一或地區型的物業管理公司，甚至是朝向公共住宅法人，從經費集資、規劃設計興建、到日後管理維護的一條龍式的營運模式。總之，管理營運沒有處理好，將會形同是宣告了這個住宅社區生命力的提早耗盡，重蹈社會住宅可能被汙名化的危機。

從提供社會住宅在國家公共投資的政策正當性，到從量化指標到空間品質的質

- 01 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各類需求，例如晾衣服。這些需求要如何融入當代集合住宅的建築設計中呢？日常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應該是設計師心中的大事。圖為威尼斯的聚落巷弄空間。
- 02 考慮到住宅基地週邊的開放步行空間-建築立面配合的退縮變化，創造出對城市街道較為友善的住宅社區邊界。
- 03 巴塞隆納卡翠納市場基地旁設置有一處老人住宅，任何城市建設都無法脫離人的居住涵構。零售市場提供的生鮮飲食採買，旺盛的人氣，都是豐富老人家日常生活、有趣的都市生活。
- 04 宅社區內部提供大面積開放空間，做為社區居民活動，特別是小孩嬉戲的安全空間。圖為巴塞隆納的社會住宅。不會因為是政府投資的公共住宅，而在相關的服務設施和空間需求層面降低服務水準。

化思考討論，對於整體城市發展的意涵與未來可能的衝擊，一直到社會住宅的管理問題。這些環環相扣，各個面向的多種問題，不僅是我們面對社會住宅議題的挑戰，當然更是促成其是否得以順利發展的關鍵。許多問題經過多年努力慢慢有了進展，有些新的問題則箭在弦上，必須儘快處理。當我們對住宅提供的想法，要慢慢朝向打造一個「家」努力之際，當我們漸漸建構出一個可以不再完全倚賴於土地開發商的市場邏輯的住宅供給時，當政府公共投資應該著眼於城市公平正義的主張，逐漸能取得論述空間與正當性時，當我們對社會住宅的想像更能經由社會溝通取得共識時，將這些共識逐步凝聚為行動，這個社會也才能朝向更好的未來持續進展。

多元觀點下的公共住宅規劃設計

演講 — 郭旭原

01 郭旭原

02 初步規劃方案 地面層配置

03 初步規劃方案 開放空間



從兩個永續計畫開始

「綠色永續」，必須要達到自然的陽光、空氣、水，在建築物裡面可以是一個循環的系統，所以我們用了很多建築的策略，包括：多孔隙的建築（陽光、空氣可以滲透到建築物裡面）、減少機械設備的使用，讓建築物可以更加地永續。我們覺得臺北市的綠地很稀少，希望整個建築物是座落在立體的花園上面，在地面層、平台、或是露臺，能夠種植植栽的地方都種植栽，讓社區座落在公園上面。第二個永續計畫是「經營永續」，公共住宅未來將出租使用，經營的永續必須要以幾個方式來達成，規劃的房型必須要能夠適應不同的族群才能使公宅的壽命得以延長，所有的房型都要架構在：系統化、模矩化、彈性化（彈性的隔間與調整），以適應各種的生活形態，並滿足所有家庭結構。

不管是對弱勢、對年輕的族群，或者是對真正需要有一個家的族群，好的住宅的居住品質，才是最根本對生活上的幫助。

本文為「築巢・公共住宅規劃設計的夢想」系列講座－多元觀點下的公共住宅規劃設計演講筆記

三個樂活世代

而這兩個永續計畫就是為了滿足三個樂活世代的生活：青年、中年、老年，能夠在互助、共享、相互學習的社區中生活。藉由提供相對應的公共設施：托嬰、托老、學習中心……等，讓公共住宅變成鄰里中心、社區中心、學習中心及生活的中心，成為社區學校。

一個臺北城

我們不是提供社會救助，而是提供好的環境與好的社區，讓這個社會繼續動起來，然後翻轉這個城市。西柏林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城市被轟炸得支離破碎，1977年西柏林「綠色列島」重建計畫，在殘存破碎的街區中置入新的節點，如同列島般，成為城市串連的基地。

今日，我們在臺北市推動社會住宅，就如同西柏林綠色列島計畫一般，利用每個個案來翻轉臺北市，這就是我們對於社會住宅的想像；我們認為社會住宅不只是提供住給弱勢或者年輕族群就好了，它其實是要提供一個生活的環境，翻轉臺北，讓整個城市變成是有活力、有向心力的地方。



城市裡的生產與生活

在網路無邊的新時代，人類不再受限於場所框架，從表現獨立、自由、移動的個人特質，追求創新共享的團體關係，一步步翻轉城市裡生產生活的現象。

關於三重193 — 黑色聚落

圖文 — 徐景亭

一個設計工作室 做著自不量力的夢

三重最早出現在我的印樣中是高中來到臺北求學，每個週末搭客運來回臺北與家鄉的路途上，每當車子來到三重就是代表離開臺北，也代表臺北要到了，準備清醒下車了。但對三重似乎沒有認真瞭解過，大部份的資訊也從社會新聞來，總是帶著負面的消息，於是沒有讓人想進一步的認識它。

上了大學，因為唸的是工業產品設計系，開始接觸「做模型」這件事，許多作品需要自己學習工廠機器去加工去完成，學習工廠知識是課程的一部分，甚至開始參觀工廠，每次看到工廠裡的機器把塑料鐵塊，透過車床加工、CNC 加工、甚至 3D 成型等，總讓我覺得這些機器真的太不可思議的有趣。後來「跑工廠」在大學也變成家常便飯，三重的印象開始改觀了，三重五股新莊的許多工廠變成我們設計的秘笈，為了讓作品能順利產出，也時常要打聽哪些工廠好，學生又不多，才不會大家交作業時擠在一起。

13 年前我算嫁到三重，先生從小在三重長大的，偶而聽他說小時候的經歷，以前三重有些地方常常淹水，他曾經住在廢棄的豬舍中，樓下原本養豬的地方改成公公的工廠，樓上是住家，或聽他說他



覺得他的聽力不好，可能是從小在工廠生活，每天都是機器運轉的聲響，因為先生是家中老大，所以國中後每到寒暑假都會在家裡工廠幫忙工作一整天，到了晚上脫去沾滿污漬的衣服，手指上滿是金屬的細末殘渣，這些小小細細的傷痕，加上加工的油滲入，手指總是洗不乾淨，也總是有著重油的味道揮之不去，於是到了高中，選擇去士林唸美工科，讓自己稍稍離來工廠，這時的家中的工廠也因都市更新三重有了疏洪道，有了工業區和新的廠房，一樓工廠二樓住家。

嫁到三重後，生活的區塊在蘆洲和三重一帶，喜歡騎機車找著沒走過的路，也成為一種了解這個城市的方法，也慢慢累積我對這些地方的熟悉感，甚至我比先生還瞭解三重或蘆洲，有了孩子後，每天將孩子送到公婆家，然後再到公司上班，下班再將孩子接回住家，日復一日地持續一年多，孩子漸長，學會爬行步行，每次接回家腳底總是黑的，因為孩子很喜歡和阿公親近，所以有時候也在

一樓有阿嬤的陪伴下看著阿公在工廠工作。婆婆在帶孫子時，也常和我說起，年輕時，因為工廠生意很多很忙，也雇用了許多人，他除了要幫忙零件組裝的工作外，還要負責伙食，所以那時候孩子的成長偶有她的婆婆在幫忙照料外，很多時候都是放著讓他們自己玩耍，所以帶孫子的日子反倒讓她覺得新鮮，孩子每天都在成長都在改變樣貌。

對於三重慢慢的每天每天在這生活著，工業區的三重，其實是非常單純和淳樸的，大家每天都認真的工作，這些工作跟坐在辦公室動腦動嘴不一樣，他們從一早 8,9 點就開始付出勞力，開始解決問題，時時檢測加工品的尺寸，時時調整機具，以前的工廠在臺灣錢淹腳目時，工廠是 24 小時不休止，後來產業開放外移後，慢慢週休一日週休二日，這幾年幾乎平均都是 8 點工作到下午 5 點，準時下班，偶有加班的工廠，深夜機器運轉著，也沒有鄰居會來抱怨，大家反而是為他們感到開心。



2008 年的金融海嘯「雷曼事件」，身在三重工業區的工作室也感受到這股不景氣，許多工廠關門歇業，甚至被法拍，公公的工廠也面臨一樣的命運，於是我和先生商量將工作室搬到公公原本的車床工廠。其實，當初也想過要用什麼方式去保留工廠，妄想著要去學車床，還跟公公提出這樣的要求。他說：女孩子學不來，但還是帶著我去見識他的大師兄，大師兄的工廠經營得有聲有色，完全不敵這波不景氣。

那天，我在大師兄身上，見識到這些隱身在巷弄間工廠的真本事，大師兄穿著汗衫，口裡的香煙一根接一根，與我聊著他的學習背景等等…，大師兄除了驕傲與充滿自信地說著他的專業如何如何，最後臨走前還用台語問我會不會算「三角函數」。這些年，我被公公的認真與工廠師傅的專業給感動，身為設計師我們會的真的太少，好想在他們身上瞭解更多不同的專業與看法，再來製作設計也許會有更不一樣的想法，在技術與創新之間能獲得平衡，更或許是啟發！所以，前幾年開



始了工廠聚落的計畫，透過公公及同門師兄開始認識起，從左鄰右舍訪問起，也從單一產品去串連生產線，希望能從「中正北路 193 巷」開始，把許多工廠串起來，希望未來能不斷地發掘三重的更多美好。

現有三重的中正北路工業廠商數約為 864 家，橫跨鑄模、點焊、電鍍、車床、塑膠射出等階段性製造加工；在 193 巷中也有上百家工廠，對於工業設計所需的材料與技術都能透過鄰里間口耳相傳找到核心技術，對於創意執行者而言，這是一個充滿能量與無限可能的聚落。原本希望透過 193 據點，提供更多三重工廠的資訊，並與不同的設計師或其他異業的創作者，進行深入的交流與商品開發，也與國際進行交流展會等，以期增加不同的商業活絡。

用設計耕耘社區，將設計與產業相結合並導入社區，應用在地資源與優勢，使小型產業、社區與創意產業共生共榮，並塑造出多元化的社區魅力。原本是這麼計畫的，也這麼的去執行著，越深入的

瞭解後，有時還是有使不上力的時候，有時候也了解，想像的樣子總是美好，路途雖然遙遠漫長，但我也還是願意為這美好的願景，在這裡繼續創作下去。去年，邀請日本的二宮宏央 / HIROO NINOMIYA 導演來為我們拍一部紀錄片「工廠肖像」，影片的配樂柯智豪，也是多年好友，這部片在與二宮導演合作的過程，很佩服他那敏銳的心思，將三重這個曾經撐起臺灣經濟的地方，讓這些父執輩的工廠負責人，娓娓道來年少時北上打拼的意念，為的也都是希望撐起一個家的信念，堅守自己的本分，認真而踏實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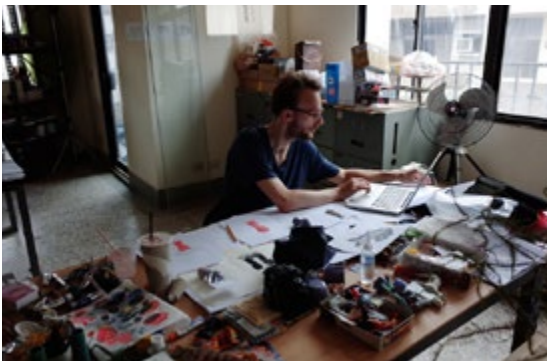
三重，是個迷人的地方。是我先生的成長的地方，也是我女兒成長的一部分，對我來說也是我的另一個家。

一起創造星球吧 planett 專訪

圖文 — 陳禹安、陳運成

大學畢業的時候禹安和朋友一起籌備星球共同工作空間，原本的想法是希望與更多人不同的人分享，如果未來有國外友人來臺南創作，也可以安心住在這裡、簡單有個工作的地方。這個有網路、茶水、桌子、工作坊和住宿的地方，勇於跳脫「共同工作」和「共居生活」的標籤，深信對生活有不同需求的人會抱著不同理想出現，秉持不害怕改變的精神，在流動的時空，不斷挖掘、激發各種遊牧中、有想法、愛冒險的外星人一起交流、創造有趣的事！

這裡曾是法國沙發衝浪男孩的短期工作室，也替舉辦微型劇場設計師舉辦展覽，身為設計師的禹安和運成，起初設定「星球實驗創作空間」的主要合作對象是設計師和藝術家。曾有位合作的荷蘭設計師 Gerard 與 Lilian 告訴他們「臺南是 Maker City」，混居型的城市配置讓他發現當自己走在任何一條街上都有人在工作，臺南是一個安靜、適合高效率工作也可以放慢腳步尋找靈感的所在。但現實中，深俱實力的臺南創作者正因缺乏空間成本壓力不容易齊聚一堂，少了彼此交流的契機。每週三晚上的「星球零食之夜」靈感由此乍現，這段時間，星球空間對外開放，同時邀請不同創作者來分享正在進行中的計劃與想法，大家可以在輕鬆的氛圍裡盡情聊天。



01



02

理想中的「星球」是一個 Hub，一個在地工作者與旅行者交流資源與創意的地方。禹安和運成興奮地說，如果世界上到處都有這樣的空間，那麼人可以更自由的移動生活，透過當地的技術與人脈網絡支援，工作不再輕易被陌生的駐地環境所限制。一直渴望結合自己興趣、設計、創作與空間社群經營的禹安和運成提及參訪歐洲與亞洲 Coworking Space，幾乎沒有找到和「星球」類似的空間。從城市環境與經營現實分析，舊金山的地價高加上城市充滿創業精神，Coworking Space 儼然成為大家心中合作交流最理想場域，在強勁需求推波助瀾下創業社群自然凝聚；而觀察歐洲發展，不少中型規模的 Coworking Space 仍無法聘請專職經營社群的員工，在人力與財力吃緊的情況下，共同工作空間本身比較像是集體工作室，缺乏彼此之間的火花及更多合作的可能。擷取上述經驗，為了讓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加入運轉，星球培養實習生的計劃也就此展開！



03

從兩個月、四個月演變成半年至一年的實習計劃，無論國內或跨國交換實習生會在計劃課程中練習服務設計、策展、藝術經紀等實作，並於培訓結束後留下來正式與大家一起工作一段時間。這不斷推動凝聚各種創作者的實驗過程，運成一臉認真地以撿起湖中的金斧頭、銀斧頭打比方：星球每回的計劃都是嶄新的嘗試，像是一個個原型，啟動之後才能評估實際延續的可行性，從中獲取的經驗也有助於更進一步的思考到底哪些做法可以令現在創作者的生態變得更好。今年暑假，臺藝大藝政所的昀瑋特別來星球進行兩個月專案制的 coworking 學術實習，與兩位共同創辦人一同探討為何如此任性的星球屹立兩年半還沒倒，也從經濟、政策、社會、教育等面向進行有趣的議題研究。運成說，設計是一門應用科學，設計思維所能延展的領域很廣。以星球為例，從設計案到空間經營，大家努力嘗試創造不同於刻板印象的「營利模式」，就像這些「一起創造星球吧！」的成



員們願意貢獻自己的時間、能力和星球的夥伴們交流、討論怎麼讓這個空間更好，並且跟城市產生連結。這個部分，近期進駐四樓工作的駐村藝術家烜勳，已透過星球的經紀服務申請到計畫補助，未來目標以星球這個自由創作者的空間為基地，與臺南的社群共同創造新的文化。

談及重新思考工作生產的模式與進展，禹安說，過去由公司主導切割專案的模式，是管理者將工作任務按階層分配給職員，職員只要在固定的時間完成指定工作即可獲取穩定收入。換句話說，工作者們先支付管理費給老闆，再獲取本身的生產價值。而科技進步以來，學習使用工具的門檻降低，若工作者能有效執行自我管理，事實證明生產和交換可以轉變為更彈性且獨立自主的方式運作。

以現階段來說，星球實驗創作空間的模式讓獨立工作者共同承擔空間運轉的責任，除了經營各自品牌與工作，更重要的是，

在創作產生與互助合作的過程裡，每位夥伴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替這個空間貢獻一份心力。概念上，目前的星球分成兩塊：「計畫反差」是一個獨立工作者聯盟，目前由三位經營者（禹安、運成與懿荷）與設計師欣翔組成，除了營運空間，執行共同設計接案，成員間仍保留獨特性，如此一來，接案效率及更多跨界合作的可能性皆大幅提升，未來登陸星球的外星人也很歡迎一起加入聯盟。「星球實驗創作空間」則定調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外星人與臺南在地設計師共同創作的基地，此外，也提供設計師策展，數位行銷等服務。

禹安分享，如果需要一個杯子，有人選擇購買、有人選擇販售、也有人會選擇自己製作一個杯子。身為設計師，禹安把營運星球比喻為給自己的一項作業，經由每個過程探索、思考、建立、累積，再慢慢展現出自己的實力，不斷調整至最好的狀態。



04



05

最後，兩位星球頭目想告訴大家：

星球超級歡迎剛畢業或剛入行的新手創作者、設計師申請進駐，即使是進入職場前短短的兩三週到一個月，也鼓勵大家一定要完成星球這趟旅行！由自己設定一個與城市未來生活想像有關的題目，在這段旅行裡，專注地完成一件可以讓世界更好的作品。

- 01 planett 4F太空艙，提供住宿與創作工作坊。
- 02 planett 3F每週三晚上「星球之夜」創作者們分享自己進行中的計劃，輕鬆自在交流的聚會。
- 03 planett 內部
- 04 一起創造星球吧！團隊成員-經緯、婕方、念綺、蔣龜、Vivian、學名，進行桌遊開發與設計的測試。
- 05 計畫反差聯盟，由經營者禹安、運成、懿荷與設計師欣翔組成。

從共同工作到共同居住—全球化都市中的社區

圖文 — 潘信榮

大約是 2013 年左右吧，全世界各大城市開啟了共享經濟下的另一種 O2O 革命：共同居住空間（co-living space）。從西方的倫敦 註 1、紐約 註 2、舊金山 註 3，到東邊的北上廣 註 4、東京、首爾，除了居住成本極高的共同點之外，其背後是大量的流動人口、青年創業家、自由工作者 等都市研究學者 Richard Florida 所言的新興創意階級 註 5 所支撐的城市社會。共居，在這樣的脈絡下，可以說是在當今高度都市化及全球化所造成人際隔離的「無緣社會 註 6」裡，重新連結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進而打造出新型態「社區」生活的可能。不過空間共享、共同居住，事實上並非新奇的現象。近代共同住宅的概念源自 1960 年代，丹麥的一群家庭認為當時的房屋及社區制度無法滿足照顧孩子的需求，首個現代共同住宅計畫 Sættedammen 在 1967 年組織了約五十個家庭成為一個理念社區 註 7。

此外也出現為了協助職場媽媽或者單親父母分攤育兒工作而發展成的共住模式，隨著高齡社會來臨，共同看護也成為一種方式。而中國的四合院、客家的圍屋等都有相似的特性，甚至發展更早。既然「共居」並不是什麼嶄新獨特的概念，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近年共居公寓蓬勃發展？筆者整理以下幾點觀察：



01 無

02 Darcy（右二）回香港前與室友的留影

工作型態的變遷

目前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幾間共同居住空間，其中不少是由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的業務擴張而來。如共同工作空間龍頭 WeWork 所經營的 WeLive，以及號稱規模最大的共居公寓 The Collective Old Oak 等，其主要客群除了傳統的都會白領外，更鎖定這些需要工作空間、社交空間的新創團隊成員、自由工作者。又或如 Roam、Sabbatical 這類分佈在郊野度假區的公寓，吸引的便是帶著電腦就能全世界接案工作的 digital nomads。

傳統核心家庭式微

現代社會形成後，「性別角色分工型的核心家庭」成為第一世界已開發工業國家的標準模式，然而，如此的家庭形式在已開發國家如今卻已走到了盡頭 註 8。日本學者篠原聰子在「共享住宅 - 擺脫孤立的居住方式」註 9 一文中指出，近年日本共享住宅激增，原因在於單身者的增加。

至 2011 年為止，日本社會的中單身家庭已經超過 1/3，也取代了過去一家四口標準家庭。

難以負擔的居住成本

縱使城市匯聚了創意階級所需要的各種資源與新鮮事，但其居高不下的住房開銷卻也是全世界各大都市揮之不去的共同噩夢。雖然居住議題理當是政府之責任，但因著政府運作的無效率以及失敗的政策，民間亦由反向的力量試圖改善當前的困境。當今中國最大的 C2C 租房平台房管 CEO 林當清便表示，「20 年前我們租房被坑蒙拐騙，20 年後還是被坑蒙拐騙，租房的效率和體驗也沒有得到根本提升，人們在租房上耗費的心力、體力、財力等成本巨大。伴隨移動網際網路技術的不斷進步，一張『去中介化』的大幕正在拉開。」註 10 同時太平洋的另一端，洛杉磯的 PodShare 以及舊金山的 OpenDoor 便正經營著價格友善的共居空間。



02

社會疏離與高壓的出口

日本在二十世紀 70 年代後期出現大量的廚房、衛浴與客廳都壓縮在一個小空間的單身公寓雖然受到歡迎，但結果卻造成人們更加的孤立與疏離，近年「孤獨死」案例的增加便是佐證。篠原 註 11 認為共享公寓的出現，顯示人們已由一味追求高度私密性，改變為能建立人際關係的生活環境。

虛擬網路社群的重新實體化（社群→社區）

瓦解的鄰里社區關係，往往是過去高度都市化所引人詬病之處。而過去網路科技所創造的虛擬社群，雖看似無疆界的打破了地理的物理限制，如今這樣的社群卻又因著共同居住與生活，重新建立起高度認同與連帶的社區關係。走訪一遍各國

主要的幾間共居公寓，便可發現多數的空間設計原則是「極小化個人空間，最大化公共空間」，而規範上如中國 YOU+ 青年公寓的入住規定中甚至有一條便是：不租給不交朋友的人。

行文至此，大家或許會好奇，臺北似乎被世界遺忘在這波共居熱潮之外？原因主要是臺灣長期不健全的房屋以及租屋稅制。下篇便將以臺北的「玖樓」共生公寓為例，分享臺北的共居實況之外，也藉此說明臺灣扭曲的住房制度。當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共同居住公寓正方興未艾時，臺灣卻因著不當的稅賦制度，導致租屋產業在過去十幾年來除了網路平台的出現之外，整體服務品質幾乎沒有任何進步。建築師阮慶岳便曾在個人臉書上以朋友的親身經歷，說明當前制度是如何不經意的將經濟弱勢排除於租屋市場

外。而經營物業管理二十餘年的永勝資產管理公司執行長徐銘達 註 12 更直言，目前的制度設計得就像是在「懲罰」將房子出租的屋主，也讓包租包管的物業管理業幾乎沒有發展的機會 註 13。從崔媽媽基金會的研究整理 註 14 中，臺灣租屋市場主要有以下問題：

- 經營者幾為小房東，靠著屋主無償的勞動管理租房，過於分散導致經營規模不足。
- 房東逃稅、出租未登錄為常態，市場嚴重地下化。
- 市場規模小，全國租房比例約 10.9%，幾乎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
- 租金投報率亦幾乎是全世界最低，臺北市僅為 1.57%（屋主藉著不繳稅、搭違建以降低成本，間接彌補投報率不足），換言之房價租金比過高。

然而不論如何，居住都屬於剛性需求（Rigid Demand），在面對忍無可忍的租房環境下，縱使規模不大，臺北也出現了一些共居公寓如角隅、共生實驗室、102 共生空間，以及日商 Borderless House。而「玖樓」– 從起初只是由幾個合住的朋友們改造自己生活空間的行動，到慢慢擴大到自己社群之外，並嘗試建立起共同生活的制度與文化。儘管目前玖樓只有約 60 位室友，連臺北租屋人數的 0.01% 都佔不到，但若以文化行動主義（cultural activism）的視角，來觀看每位室友們真真實實的經驗與故事，則未嘗不是當代都市青貧蝸居困境裡的一點希望與想像？

目前就讀雲科大的涵亦，趁著暑假實習的機會，刻意找了臺北的工作想到臺北生活。她回憶到：「七月份住在高中同學的租屋處，她暑假不在，就出借房間給我，是和她同學合租的老公寓。但那一個月我和她室友幾乎沒有互動，只見了幾次面，沒有打招呼。下班後我在廚房快速地弄完晚餐，回房間吃飯，我甚至有點抗拒在公共空間遇到室友，能在公共空間的時間越短越好。」涵亦後來因緣際會下八月份轉到玖樓實習，也住進了玖樓其中一間公寓。

「這裡的室友見到我會熱情地打招呼，簡單寒暄，而我睡的地方就是客廳旁的上下舖，只有簾子稍微擋住，因此我必須一直待在公共空間，但我卻不再有抗拒的感覺。這個月我開始與很多不同背景的人接觸、對談，開始打開我的感官去感受臺北這座城市。在玖樓裡，同一個空間，可以做的事很多：獨自擁有一個寧靜的午後；和室友各自專注於工作；和室友度過溫馨電影夜；和許多創新團隊，甚

至是東南亞移工分享接觸交流。很多人說臺北資源很多，我來到臺北也深深體會到這點，但更可貴的是在玖樓看到很多資源整合與交流，讓你會懷疑這裡並不像從小印象中那個冷漠的臺北。」

目前為止玖樓年紀最小的房客－勵安，剛從高中餐飲科畢業，第一次離家獨立便是一個人從高雄來臺北的餐廳實習，談到與室友們互動的情形時她說：「開心難過的事都有人可以分享，在工作時遇到無釐頭的同事客人也陪著我一起罵，有好吃的食物一起分享，甚至在我生病感冒時關心我照顧我，在我跟同事公司聚餐晚歸時，擔心我怎麼還沒回家，雖然都是些小小的舉動，但讓我覺得並不是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在臺北生活著。」而對於外國人而言，如何在短時間融入地方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從香港來臺灣主婦聯盟實習的 Darcy 認為玖樓的室友們提供了深刻認識臺灣的機會：「不止於陌生人關愛問候的人情味。室友們對臺灣社會問題有足夠的認知，這是外來人難以企及的。街友、貧

窮老人、污染、文化保育，選舉制度，你願意問，總有人能給你答案。不安於一隅，從小空間看大社會。感覺，臺北要比我想象中的更有溫度一點。」

當然，共同生活不總是只有美好的一面。有室友便曾直言：「你們的管理真的很廢！」，管理成本與效率的確是目前完全沒有正職人力的玖樓團隊最頭痛的問題之一。而將家裡客廳共享出來的大膽嘗試，亦有過幾次因為在週末上午開放給外人使用，造成室友們的困擾（週末上午理應是清閒安靜好好煮咖啡吃早餐的時間呀），提醒了玖樓工作團隊應當更細心的同理彼此的心境之外，也更確立朝向改裝一整棟公寓的目標邁進，有公共生活也有靜謐的個人空間，讓空間使用兼具多元與舒適。值得注意的是，所謂舒適的空間，過去除了侷限在硬體設備如外觀設計與內裝，「人」的部分往往也只談到「客戶需求」的層次，忽略了所謂的「人」其實早已在現代社會中異化而不完整，造成對生活想像的貧乏。有了這樣的認識，那



01



02

麼找回人的完整性、改善人與人之間關係，便是環境設計或社區設計 註 15 最重要的任務。玖樓的目標便是打造出一個基礎（infrastructure），透過共同居住，修補彼此的生活；藉著看見他人的同與異，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以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飲食為例，「共食 註 16」不但建立起人們的連結，同時也如室友 Willy 在其個人臉書上所分享的：「便利的外食文化，解放了我們烹調的時間，卻換來對所食的無知及卸責。重新走回廚房，從自煮開始，奪回自主的一點可能。」就讓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人，一起溫暖這座城市。

今年六月，玖樓團隊在韓國首爾拜訪了不少有趣的共同居住空間，第一站是城媚山合作社（Sungmisan village）的青年出租公寓。城媚山合作社是位於首爾市區一座小山丘上的社區，離弘大商圈走路約只要 20 分鐘的路程，目前約有 5000 位居民。不過城媚山並非一個有實質邊界的聚落，看起來就是一般的韓國住宅區，只是其中有些居民屬於該合作社之成員，社區內有不被國家承認的完全實驗學校，以及社區廚房、實施社區貨幣的商店等等。目前社區內共有四棟分別由不同公司或非營利機構所經營的共居

公寓，每棟公寓都有不同的客群與營運路線，而我們所拜訪的其中一間是特別給青年族群的出租公寓－Hwagang Ga（Ga 是韓文的家）。Hwagang Ga 為私人贊助的非營利計劃，熱衷於室內設計的捐助者 Hwagang 將一棟三層樓的獨棟老公寓改裝，目前有八間房間，包含一個給親朋好友來訪時借宿的客房，一樓有公共的廚房與工作空間。租金大約是 1 萬臺幣初頭，約是一般首爾平均的八折。需特別說明的是，韓國一般在收取房租押金的習慣與臺灣不同，甚至會收到 5-6 個月不等的押金 註 17，但是在 Hwagang Ga 則是不收取任何押金，取而代之的是包含遞交申請書以及面談等較為嚴謹的申請審查過程。除了租金之外，室友 Seonguk 也特別介紹了公寓的公基金制度，每個月固定的金額，由公寓管理員負責每幾周與室友們一同去採買公共用品及冰箱的零食。我們造訪時冰箱滿滿的養樂多與牛奶、水果，室友便說可以隨意取用。

另一家由非營利組織運作的 Gong Ga（公家），則是採取與政府密切合作的方式，與首爾各地的空屋屋主接洽，由自己的室內設計團隊裝修，政府給予經費給 Gong Ga 來經營。主要經營對象則是以學生族

01 Hwagang Ga 的公共空間

02 Gong Ga 位於首爾恩平區的非常寬敞舒適

群與留學生，在政府補助下其租金亦可低於市場價格，不過目前經營的六間公寓都稍微離市區有一小段距離。

位於弘益大學附近的 Local Stitch，成立於 2013 年，原為 hostel，2015 年起轉型為 co-living + co-working 型態。與其他申請制的公寓不同，local stitch 目前為邀請制的會員俱樂部方式，建立在設計產業圈以及其對社群生活有興趣的網絡，其好處在於，社群的連結會更強烈且具特色，例如參訪當天室友們便在頂樓的廚房煮早餐、工作空間也相當熟絡，這是一般共居空間較難達到的成效，但這樣的社群感的另一面便是較缺乏開放性、一般人較難以接近。另外，其月租金大約落在臺幣一萬六左右，亦稍高於首爾市場行情。相較之下，主要經營新創社群的 D-well 則開放許多，其開放式的大廳空間是不定期聚會沙龍的舉辦場所。值得一提的是其以三房為一居住單位，搭配設置小客廳與廚房，而不是採取大量的獨立房間配置公共交誼空間的方式，讓大量體的共同居住保有了家庭空間的生活感，避免了過於飯店式、宿舍式般較為孤立的空間形式。

小結

以上四個共居公寓案例分別代表了四個不同的運作基礎及特色。Hwagang Ga 藉著城媚山社區二十幾年累積的公民社會基礎，得到慈善家的贊助興建及營運，成為其提供租金減免外，甚至還能有公基金供室友生活花費的基礎；而在房租上亦有優惠的 Gong Ga 則是透過與公部門的協力來達成，在政府的背書下與房東取得物件的過程也會較為順利；由建築



01 Local Stitch的露天廚房，會員制的方式讓其社群感格外強烈

02 d-well三房一單位，保留了居家的生活尺度



02

設計公司所經營的 Local Stitch，以結合工作空間的方式讓生活與工作合而為一，並透過會員制建立起一個社群互動強烈且具特色的空間 註18；D-well 則是經營創業空間與社群的旗下的子計劃，座落於首爾新興的文化與創意聚落－聖水，與周遭高密度的咖啡店、共同工作空間 註19 成為自由工作者與創業者的生活聚落。

這次行程主要感謝韓國 2016 年 ANYSE 註20 的邀請與會，看見了不只是臺灣而是整個亞洲甚至全世界都正面對的困境：貧富差距、環境永續、青年貧窮、房價高漲 ...，即使身處不同地區，各地青年們卻不約而同地重新反思當前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瓶頸，不論在會議中或是在參訪行程中皆能感受到這股不分國界的社會創新能量，正如那有點矯情的歌詞般：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 註1 Collective Old Oak, 2010，號稱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co-living space，單一公寓有500間房間
- 註2 紐約 COMMON, 2015
- 註3 OpenDoor, 2013
- 註4 從獲得融資時間可看出中國青年公寓市場開始茁壯的時機
- 註5 Richard Florida, 2002；中譯，創意新貴：啟動新新經濟的菁英勢力, 2003，寶鼎出版
- 註6 無緣社會，NHK特別採訪小組, 2015
- 註7 The Living Well Community
- 註8 山田昌宏：日本家庭將走向何方：多樣化？還是虛擬化？
- 註9 篠原聰子 Satoko Shinohara，共享住宅－擺脫孤立的居住方式
- 註10 李星：去中介化大幕拉開，未嘗不是租房市場創業者的機運
- 註11 同上
- 註12 徐銘達於巢運講堂（2015/12/09）的簡報清楚說明了相關稅賦的設計如何不利於房屋出租
- 註13 巢運講堂影片
- 註14 【投書】呂秉怡、張艾玲：啟動調養租屋市場殘破體質的療程

- 註15 可參考《社區設計：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作者：山崎亮Yamazaki Ryo；譯者：莊雅琇
- 註16 共食，有別於聚餐，其意涵包含了共同參與備餐與料理，藉著參與食物生產的過程連結人與人、人與食物、人與環境社會的關係，而不僅僅是一起吃飯。
- 註17 根據室友說法，也可以用付較高房租的方式減少押金的乘數。總之韓國並沒有如臺灣法規明令押金不得超過兩個月。
- 註18 臺灣亦有結合作與生活的共同空間，甚至發展更早，可參見台北村落之聲在 Planett星球的專訪。
- 註19 如近來首爾高知名度的cow&dog亦位於聖水。
- 註20 Asia Network for Young Social Entrepreneurs, 是由南韓知名的自由派媒體The Hankyoreh 主辦，首爾市政府所贊助的一年一度青年社會創新論壇。
- 註21 各地青年社會創新的發展當然會依各地域國家政策走向與介入程度而有差異，如韓國就是以國家力量挹注大量資源協力。

詩與美學・棲居的意想

當人們不再受到空間支配，身體自由遷徙，「家」是抽象的概念，充滿超時空鄉愁，混雜未來的想像。以創作重現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家」反映我們思想行為本質，象徵潛意識裡最真誠的渴望。

台北人「家」的思考—北車大廳阿屋拉, 異鄉人的客廳

圖文 — 張正

同一個空間，可以有不同的名字。

最初聽到有人把「臺北車站」簡稱「北車」，覺得挺彳亍，現在我也開口閉口講得很順了。前陣子，聽到來自高雄的高中生提到「高火」，我沒多問，心想：「應該是指『高雄火車站』吧？」果然沒錯。

每個世代、每個族群，都會依照自己的理解或偏好，替周遭的人事物命名，就像學生時代替老師取綽號。我們替人事物取名、取簡稱，世界各國的人也一樣。在印尼人的口中，「臺北車站」的簡稱是「TMS (Taipei Main Station)」，臺北車站大廳是「阿屋拉 (aula)」。

阿屋拉

「阿屋拉」，是印尼文「大廳」的意思。每到週日，北車大廳地板上總是坐滿了印尼人，說話聲、笑鬧聲、音樂聲、人們的步伐、滾動的行李箱、閃爍的電視牆、迴盪的播音系統，交融成化不開的濃稠一片。在週日的阿屋拉，印尼語是最通行的語言，試著側耳傾聽，不時會聽到周遭的印尼朋友對著手機說：「……阿屋拉……阿屋拉……」



01



02



03

「阿屋拉」在對話中頻繁出現，我猜，那是正在告訴對方：「我在北車大廳，快來大廳找我唷！」畢竟，只有短暫休假的外籍移工，很難跑遠。而什麼地方可以同時見朋友、唱母語歌、匯款回家、吃到家鄉食物，甚至用家鄉話和理髮師溝通髮型？臺北車站。

四通八達的臺北車站，每個週日，都會湧進來自大臺北各地的東南亞移民移工。

菲律賓人通常只是「經過」北車，中山北路才是目的地。以中山北路三段的聖多福天主教堂為中心，周遭街廓是菲律賓人歷史悠久的聚集區。菲律賓人還發明了「中山拜拜」這個詞來替代「望彌撒」，用來向不熟悉天主教習俗的臺灣雇主解釋。北車不常見到越南朋友。越南朋友就算到了北車，往往隨即轉車去桃園火車站（應該簡稱「桃車」還是「桃火」呢？）。因為越南移工大多在工廠工作，而桃園的工業區多，桃園境內的幾個火車站周邊自然形成了越南商圈。

其實，臺北市文山區的安康市場原本也是重要越南據點。許多更早以前來到臺灣的越南華僑，因著地緣而在安康市場開了雜貨店、餐飲店、金飾店、美容店，

但不知何故，市政府十年前關閉安康市場，已成商圈的越南店家被迫打散遷移。

北車則是印尼人的大本營，週日把北車大廳當作客廳的，九成以上是印尼人。而Y字頭的地下街、從東一門走出去的北平西路、跨過市民大道的華陰街，已是完整的印尼聚落，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拜拜的，一應俱全。每月一次在北車南門的廣場，還有中國回教協會搭起帳棚主辦的祈禱儀式，總是人山人海。就算印尼朋友結伴去風景名勝拍照觀光，回家之前，「阿屋拉」仍是最後一站。週日傍晚，北車大廳裡有好多的親切擁抱，好多的依依不捨。他們在日落之際告別溢滿鄉音的「阿屋拉」，回到主人的客廳，回到工作場所。

地板圖書館

同一個空間，也有不同的使用方式。

從今年（2016）年初開始，每個禮拜天下午，我們書店都派人拖著裝滿印尼書籍的透明殼子行李箱，坐進「阿屋拉」的印尼人群中。行李箱放平、打開，就成了提供免費借閱的地板圖書館。於是，作為印尼朋友聚會場所的北車大廳，又多了一個圖書館的功能，一群人圍著地板圖

- 01 地板圖書館
- 02 地板圖書館
- 03 活動大合照

書館，像是在曠野裡圍著火堆。我們選定的地點，是靠近南二門、編號 F24 的柱子旁，並宣稱「坐好坐滿不換柱」。但是，北車大廳的柱子最近裝了播放廣告的液晶螢幕，遮住了編號。之後該怎麼描述地板圖書館位置呢？服務櫃檯前方五十公尺？阿默蛋糕左前方？有點傷腦筋。

地板圖書館年初開張時，被警察「關切」了好幾次，據說是有人檢舉。不過我們沒有營利行為，警察了解之後就沒事了。可想而知，每個週日那麼多印尼人坐在北車大廳，臺鐵當局一定承受了許多壓力。我同意北車的首要功能是交通，不過，這些同樣生活在臺北的異鄉人難得放假，而他們沒有自己的客廳可以放鬆休息。那麼，能否在北車大廳仍保留通道的前提下，讓這些異鄉人暫時把北車大廳當作客廳呢？

空間的意義，由使用者定義。速食店可以是吃食場所，也可以是圖書館。圖書館可以看書，也可以談戀愛。高速公路是交通設施，偶爾也是停車場。北車當然是交通樞紐，但也可能是讓異鄉人得到短暫慰藉的家。但願臺北人有這樣的雅量，在同一個空間，容納更多的彈性與人性。

用話 / 畫, 打開家的想像

圖文 — 陳冠蓉

想家的種子, 發芽

還記得短居倫敦時，在某個藝文空間拿到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印著 "What make a house a home ? (是什麼原因使一個空間有家的氛圍) ? "。那年 29 歲，隻身前往倫敦的我，把它貼在位於利物浦街車站 (liverpool street st.) 附近，位於磚造集合住宅頂樓的單人床雅房裡。在日子還過得下去的異國日常，在思鄉情緒持續作祟的狀態中，這句提問，很適合當作我的英倫都市研究主題。

由資源交換, 開啟的想像計劃

開始執行「想像一個家」(Memos for my next home) 計畫 註1，才有機會把「倫敦」與「後倫敦」(Post-London) 註2 的日常居 / 遊經驗好好整理。

待在倫敦 234 天，一年不到，短暫停留於世界大城的日子裡，搬了兩次家，期間室友輪替，算算總共遇過 8 位室友，分別來自臺灣、香港、英國(印度裔)、巴西 ... 等。或許因為如此，從倫敦回返回臺北後，心理狀態還習慣著獨自飛往英倫時的冒險與變動，不穩定成了日常基調，一段寄居不斷換殼的生活就此展開，是在內湖的公寓內遷徙；在朋友出國駐村時住進她在中山捷運站的套房；與經營設計工作室的幾位朋友一同分租永康街頂樓加蓋的兩房居所，從臺北返鄉，回



01

到離開了十多年兒時與家人同住的家。那兩三年，就像是用旅行者的姿態在城市裡生活著，回想起來還真是一段略顯漂流的日子，卻讓我親身經歷居住的多樣組合。

話/畫 註4, 作為觀察城市生活型態的方法

想像一個家計畫，某部分可說是用自己的經驗，倔將地向父母親一代傳統的價值觀呼喊，嘿～這個世代的生活可能很多樣啊！誰說三十幾歲的生活，非得跟有血緣或姻親關係住在一起，才算是「成家」呢？此外，在展覽的圖文集中，提到住在步登公寓、單人套房、頂樓加蓋的經驗，也呈現出臺北城市住居型態的切片。

展覽後，又經過了六次公開交流工作坊，將聚焦於自身的經驗向外擴展，也開始踏出臺北，認識不同城市中，處於各個生命階段的人們，對於家的理想與需求。

- 2016.06.05 話畫自家 I / 臺北 竹圍工作室
- 2016.06.09 話畫自家 II / 臺北 寶藏巖

國際藝術村 尖蚪咖啡 好友限定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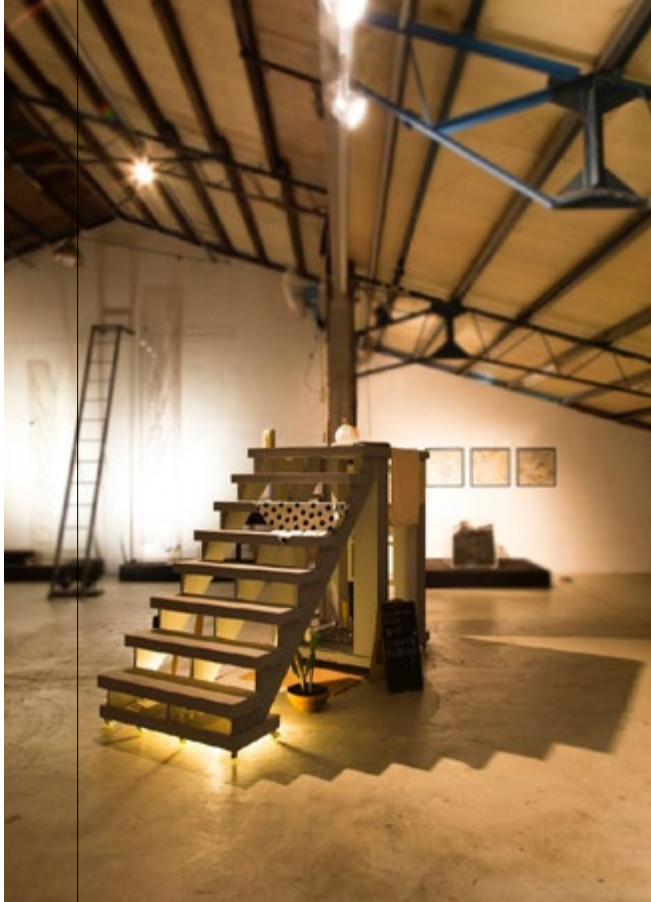
- 2016.07.06 話畫理想家 / 臺北 小柴屋
- 2016.07.30 話畫理想家 / 臺中 破屋
- 2016.09.10 享，家 / 臺中 即將拆遷前的建國市場 2 樓
- 2016.10.09 話畫理想家 行動畢拉密 / 臺中 東協廣場

對你來說，家的定義是什麼？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多久，你才會稱之為定居？伴你成長的家，哪裏是你最喜歡的角落？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否有什麼特定的物品或元素，能讓你感到安心滿足？

在工作坊中，將自己的好奇與疑惑拋出，與參與者對話，交流記憶裡的家、現在的家，以及在未來下一階段理想居住空間的想像。

理想的家是記憶裡居住型態的排列組合

還記得竹圍工作室的第一場工作坊，參與的年輕的設計師友人，分享他理想的家，是個有著素白牆面，與幾乎無物的



02

空間後，在座的黃瑞茂老師 註5 接著便問到，「為什麼你畫的陽臺門口，要擺一臺洗衣機？可以欣賞風景的陽臺，洗衣機怎麼會放在門口，而不是有個洗衣房收納起來呢？是不是你現在住家，門口就有個洗衣機？」當下著實經驗到，我們的想像，總是會不小心露過去居住記憶的馬腳。理想的家，往往是我們記憶裡居住經驗的重組、刪去或再現。

策展人虹霏，說到她理想的家，是棟兩層樓有庭院的房舍，室內有著禪房，室外有玻璃屋，那是混合她旅行歐美時，住進當地人家裡的美好印象。第二場在寶藏巖的工作坊中，藝術家羅仕東，分享他的理想的家，是 2010 年在寶藏巖駐村時的創作「寶藏湯 註6 (treasurehill soup)」，記錄了居民、藝術家生活在一起的日常，也與他兒時居住在華光社區，鄰居間關係緊密的記憶呼應著。來臺駐村的印尼藝術家 Anang Saptoto 分享他理想的家，就是現



03

在在印尼的居所，一個由他親自設計的空間。他提到，兒時與祖父母同住的家，經營餐館，但因為通風不良，他到學校上學，身上總是帶著家中炒菜的氣味。因此有能力規劃住家時，他最重視的是空間的通風與採光，每個房間一定要有窗。

居住空間中鑲嵌的情感與夢想

每次的工作坊，在與不同專業者合作的經驗中，討論家的各式面向。與「PSYence 心·空間」成員合作的「享，家」，當時的操作方式，第一部分由我主要詢問，維持平面圖話畫的模式對話，接著則是由心理師延續內容，請參與者透過選擇「說書人」桌遊卡片回答問題。

心理師詢問的題目內容，則會隨每個人在第一部份分享，而略有差異，可能是什麼是自己認為家最重要的三個元素？分享對自我與成長家的印象，或者是比較

- 01 話畫理想家 / 臺北小柴屋
- 02 「ㄍㄨㄣ、ㄍㄨㄣ、想像一個家」於竹圍工作室「社藝流」註3 展場一景
photo credit-竹圍工作室
- 03 無

在不同情境，獨處、在家人面前，及與伴侶相處的自我的差異？還有參與者收到的題目是，比對自己所失去，及所擁有的生活。

印象很深刻的是，人們自然地隨著卡片中畫面的色彩、角色與動作等，將平面圖中未能顯現的家居情感層面顯現出來，故事也變得更為生動立體。還在唸高中的女孩，選的一張圖卡，是藍天中如飛翔的鳥兒般的白雲。原來她家中有道由她繪製揮灑的天花板與牆面，也顯現出父母給她充分發展創意的自由度。

正唸建築所的「街區實驗室」成員之一，選了張有著連續環繞綬帶的圖卡，說理想的家，是沒有清晰定義界線的所在，可能原本是書房，只要爬個幾階或是翻轉些東西，就可以轉換到另一個地方。也回憶起小時候三合院充滿符號與氣味的日子，有曬穀的埕、有豬寮、雞舍，

過年放煙火、元宵節阿姨帶孩子把白蘿蔔做成提燈，說到希望未來理想的家，能如記憶裡的家一般，可以自由形變、探索五感。

年紀不是絕對, 安居的念頭, 才是想像一個家的必要

原本預期參與工作坊的對象，年紀範圍會是 20 幾歲、30 幾歲，將邁入所謂「穩定」人生階段的青年。實際的參與者，年紀則從 18 歲至 50 多歲。從與他們的對話中讓我發現，想像未來理想居住空間的能力，年紀不是絕對條件，生命所經歷過的變化與當下所處的心理狀態，是否需要開始於某地定居，才是有意識地想像、規劃一個空間的關鍵。

在竹園工作室的那場工作坊，有一對 50 多歲的夫妻碰巧前來，進行中他們不像其他人一樣專注地在紙面上繪圖，妻子則熱情地不斷提問與分享，她說到他們夫妻長期居住在臺北市區一樓公寓，此外，在新北市郊區還有一間被樹群圍繞的房子。他們市區的家中，堆積儲藏了不同時期親友們贈送的物品，比如說保留在廚房著的喜餅包裝盒，那可是外甥結婚時的記憶，怎麼能丟呢！相較於妻子的健談，丈夫卻相當寡言，離開前，妻子將放置在丈夫面前的白紙取來，寫下「一位畫不出來的智者，他的心靈深處，房子不是重點，理想也不是很重要，只要與家人一起生活，就是生活著」。在小柴屋的「話畫理想家」，有位年近 50 歲的在大學教社區發展的老師，準備充分地帶著電腦繪圖印出的空間的平面圖來參加。在臺北出生的她，因為從事農村發展工作，住過雲南，也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香港住了五年。



01



02

因為家人都在臺北，9 年前，她才購入臺北南港的小公寓，並親手規劃設計，施工完成後，她卻又回到雲南工作。今年 2 月，才又搬回臺北，在學校任教，她也要開始重新想像她未來在臺北的家。

同場工作坊中，也有一位 20 多歲，正在服替代役的男子，在美國長大，曾居住過紐約、西雅圖，回到臺灣後曾南北搬家多次，現在住在替代役的宿舍，假日偶爾會住在女友臺北的公寓。在工作坊最後分享理想的家時，他卻說希望先跳過不說。後來私下詢問，才知道他雖然也在紙上畫下了有著長廊空間的平面，參考印象是他紐約親戚家，但因為他自己想想，還不確定未來會在哪裡停留，也不能說畫下來的就是心目中理想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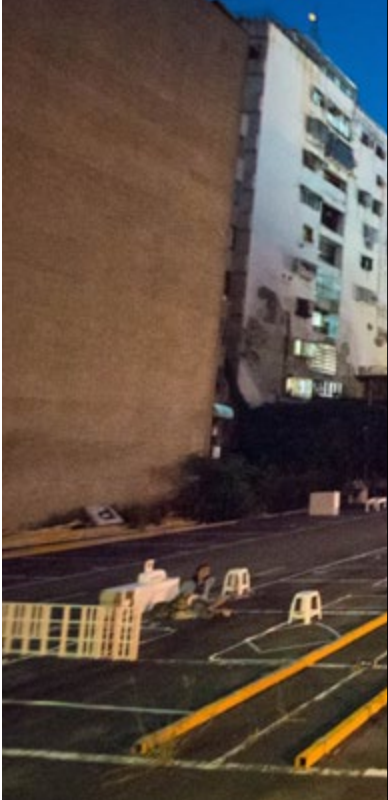
城市做為眾人的家: 都市裡的公共空間與活動

目標是開啟自我與社會對話的「想像一個家」，順著對不同城市區域的好奇，逐步發展成為一卡皮箱帶著走的游牧擺攤形

式。回到家鄉臺中，擔任「街區實驗室」的一日店長，總共在臺中舊城的三個類型不同的街區裡進行話 / 畫工作坊，也讓我們對於家的探尋，從私領域再度回到城市公共空間的想像。

畫畫理想家成員, 在停車場空地的 1:1 平面圖

臺中首場話畫工作坊，於一棟名為「破屋」的空間舉辦，空間因為即將要轉變身份，有了肆無忌憚揮灑的可能，活動文案宣告著「在破屋裡，讓家的想像重生」，將謹慎圖文集於留有敲除樓梯痕跡的牆面前重新呈現，也將話畫平面圖的尺度進一步延展，請參與者將紙上的理想空間，放大為 1:1 尺度，在破屋前的停車場空地，用白色膠帶、漆白了的二手傢俱代入日常空間感。在即將拆遷前的「建國市場」二樓，參與「移動城堡」計劃，也跟著關注市場的社群 **註 9**，認識落成於民國 61 年的市場空間，走進建國市場三樓、四樓過去人家的居所，聽見圍繞市場而生的故事。還有參與在東協廣場前



03

設攤的「行動畢拉密」**註 10**，原本目標是搜集移動來臺灣的東南亞工作者的家居故事，卻也實際在人聲鼎沸的東協廣場前，感受到可以歡聚、交流的公共空間，對於日常居住在狹小空間的移工的重要性。再次思考城市作為不同背景、種族人們的家，該如何讓廣場、空地等空間成為更適合交流，讓美好活動發生的場域呢？

想像一個家, 是為了迎接不同生命狀態, 持續嘗試與調整的過程

回顧今年春天，開始進行「想像一個家」時，準備從臺中的家搬回到臺北，重新尋覓住所的過程，發現自己無法再次適應如倫敦生活時，樂於與陌生人共用居所。也讓自己思考，究竟處在什麼樣的生命狀態，偏好游牧的家 (nomad house) ？

對我自己而言，想像一個家，是自我探索，與觀察獨特個體生活型態的方法。從繪製平面圖的過程中，回顧曾經居住的公寓，發現那些自己喜愛的小細節，如床頭可以開燈的功能，有偶爾可以下廚的小廚

房，辨認自己偏好的空間的模樣。在幾次工作坊對話裡，從不同參與者的分享中，感受到與他人某些生命經驗的似曾相似與連結。始於二度平面的紙上畫圖，也延伸出讓描述更為立體的繪畫與書寫方式，輔以立面圖、照片、具體的物件，或是就到空間中，感受等比例的體驗，甚至是用人像插畫描繪出家中最重視的人物。

你也仍在不同的城市漂流著嗎？或者你已在世界的一隅找到停泊的港灣？不論想像有多麼超現實都好。試著練習，給自己一點時間思考沈澱你理想的生活與居住空間會是什麼樣子吧！

01 藝術家Anang Sapoto分享他的家居平面配置圖與家居角落照片 / photo credit-林小嬉
02 photo credit-PSYence 心空間 **註7**
03 photo credit-街區實驗室 **註8**

註1 入選「Booboo筆記本-竹園工作室願景交換計劃」種子 (<http://bambooculture.com/news/2596>) 後，透過與策展人、計劃導師對話，並規劃展覽時程，終於將縈繞的思緒化為可執行的計畫與作品

註2 「後倫敦」(Post-London)，是指時間上的「後」，表示從倫敦回臺灣之後。另一方面，也意指因為倫敦的旅居經驗，使自己價值觀與生活型態產生的轉變。

註3 竹園工作室「社藝流」展覽，呈現工作室成立21周年成果回顧，並展出創辦人蕭麗虹老師，及六位Booboo計劃參與人分別對不同社會議題的關注作品。 <http://bambooculture.com/news/2869>

註4 「話」，指得是分享與對話；「畫」，則是居住空間的平面圖繪製。

註5 黃瑞茂老師，淡江建築系專任副教授、淡水社區工作室主持人，也是竹園工作室Booboo計劃外聘的指導老師之一。

註6 寶藏湯，藝術家羅仕東的用soup微網誌放駐村期間蒐集的話語，名子也沒特別想就打上了treasurehill出乎意料的是，竟然在網誌標題顯示"treasurehill's soup" <http://treasurehill.soup.io/>

註7 「PSYence心·空間」：由臨床心理師組成，目標是透過資訊分享與活動，讓心理學走入日常。<https://www.facebook.com/psyence.tw/>

註8 「街區實驗室」，由臺灣各地建築系所學生組成，提出街區再造計畫，連結臺市中區既有的社群資源，集結群眾對於城市想像的提案，盤點並執行閒置空間改造的行動。<https://www.facebook.com/Siacuu722>

註9 關注舊臺中建國市場的社群如：「看見建國市場」www.facebook.com/groups/183614438706648，以及「建國的前半生」goo.gl/qBWm2w，主要透過影像故事、展覽與導覽活動，記錄市場居民生活。

註10 「行動畢拉密 (pyramid)」，首場主要由台灣好青年基金會、1095文史工作室與街區實驗室合作，邀請中區在地團隊如大墩城聲等參與的計畫，藉由行動圖書館、行動卡拉OK等，在假日移工群聚的臺中東協廣場（原第一廣場），為臺中移工提供行動聚會場所。

臺北主觀地圖

專訪 — Viviana Narotzky

「臺北主觀地圖」概念由來

Viviana 國際設計師駐村交流本次主題是城市，官方提供的題目其中之一是「社群」(community)。從這個主題開始思考，我發現平時被視為整體的「一個社群」實際並不存在，真正有的是許多聚在一起個體，由一起做事或住在相同的地方的人組成社群。因此，現實中的社群匯聚了城市裡所有獨特、個人的經驗。我的計劃由此展開，聚焦於「主觀個人經驗」，期待能找到方法再現這些經驗，首先把它們畫出來，以視覺化呈現這些組成都市社群的元素。我有了製作「臺北情感地圖」的想法，看看城市中人們在哪些地方生活，這些擁有個人意涵的生活會怎麼呈現在地圖上，並融入城市環境裡。

「臺北主觀地圖」近期發展

Viviana 我十分開心，必須說這是我正以一種相當奇妙的方式更瞭解這座城市、城市裡人們的生活，以及人們是如何感知城市。我進行了兩次繪製地圖工作坊：

超過一週的時間，我在寶藏巖的一間藝文空間放置了 3m x 2m 的臺北地圖，請大家在上面寫下自己關於城市的情感，比如他們有愉快經驗的地方、喚醒悲傷記憶的地方、曾經哭泣的地方、感到迷失的地方、休閒放鬆的地方、感到平靜的地方，將不同的情緒以不同的顏色標記，畫上路線等等。這張大地圖承載了相當多個人經驗，充滿色彩和各式情感投射。



01

另一個版本是一週後辦的一場工作坊，我發給每個人一張地圖，讓大家在上面標記個人敘事與經驗，大約有 30 份私人地圖，每件都呈現出個人的城市主觀情感經驗。大家分享自己生活空間的經歷、關係，彙集成大量的個人故事與觀點。我認為相當成功的地方在於可以把城市裡人們的生活轉化為視覺、軟性的表現方式。我現在正好進入展覽籌備階段，即將把這些素材轉化為展覽作品及可說明整體創作過程的形式。

除了繪製地圖，整個計劃也涉及公共場域。想法是當每個人展現出某種公共性，它是一致的，但在這一致的標準之上，每個人的感受又不一樣。所以我也作了真正街道地板的攝影記錄，約有 200 張臺北地面照片，結果(至少對我而言)，這些照片的視覺辨識度極高。這些特別的色彩、樣式、紋理、圖案，如果現在我在任何地方看到，絕對會回答「臺北」。沒有其他地方我看過這樣的組合。這些照片也會納入我的裝置作為最底層「公共場域」，上面會是標準地圖(另一種公共標

示)，更上層是所有的個人經驗，將場域分成三個再現層次：影像記錄再現、標準製圖再現、情感繪圖再現。我想這三個層面感覺上是概念化且抽象的，當我實際開始整理這些素材、組裝成為展覽裝置，一切慢慢理出頭緒。我為此感到興奮。

為了這個裝置我最近常跑迪化街。當我思索該怎麼組合所有地圖，我在永樂布料市場裡發現縫紉服務。我感到有意思的是這也是一種社區型服務，柔性地讓人們聚在一起的是這些縫紉的女人，而縫紉本身又是修補分裂的工作。我想這也許是集結所有作品最好的方式。然後，我們找到一位絕妙的女子，她願意接受這份縫紉挑戰。現在所有的地圖都在她那裏，下週拿回來以後它們背面會縫上布料，像舊時的地圖那樣。(在人們真正使用地圖的時代，地圖背後是纖維表面，所以你可以長時間使用，打開，關上，移動，地圖不會壞損。)



02

「開源地圖」與「群眾外包」可能作為一種導入或回應都市設計的策略？

Viviana 我認為任何可以更理解「人們在想什麼」和「人們想要什麼」的方式都很好，所以，讓人們加入都市發展過程集思廣益也會是一種好的方式，前提是人們的投入是會被嚴肅納入考量且尊重。

如此說來，此類由社群與居民團體使用的線上平台都起了作用，讓人們能真正坐下來對話，再找一天邀請民意委員來解釋他們正在進行的計畫，這種模式現在已經可以運作的很順暢了。只要投入意見，即可輸出數據。

人們現在都愛數據。我們知道如何收集數據，但並不總是懂得如何使用這些數據。所以，我想當下真正的挑戰是找到處理數據的方法，只問大家的想法是遠遠不夠的，重點是：你必須問對的問題，

並思考該怎麼運用這些答案，往後怎麼著手執行。因此終究無論媒介的形式如何轉變，挑戰都是相同的：你需要真正願意與人們對話、需要傾聽人們所言、需要問對的問題、需要願意把人們的答案嚴肅謹慎地納入考量。

我完全支持「群眾外包」與所有類似的線上平台，這都只是工具(令人滿心期待的新奇工具)。但是工具本身不是重點，如果你真正願意與人展開對話，換作拿紙筆也能進行；甚至有時候你仍需要這麼做，你無法仰賴科技收集與人面對面訪談同樣品質的數據。工具必須與其他資源方式結合運用，否則市政府或議會可以輕巧地說，我們運用先進的線上平台、開源、群眾外包，所有關鍵字都用上了。

然後呢？你取得了什麼樣的資訊？是真正有益的資訊嗎？你會怎麼控制它？後



03

01 Viviana Narotzky

02 臺北主觀地圖工作坊

03 臺北主觀地圖工作坊活動現場



01 臺北主觀地圖工作坊

續又會怎麼使用它？會怎麼摘錄其中的意涵？所以我想這是好的，但也有危險的一面，它很容易成為公共關係的一種宣傳形式。我們能做的就是不要讓自己對一件事的光明面過度興奮，必須真正思考這些（開源平台）目標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定下的目標和目的會漸漸被達成嗎？

巴賽隆那「開源設計」維修中心

Viviana 有許多開源社群正在世界各地運作。舉例來說，幾年前在巴賽隆那政府與地方社群合作設置社區「維修中心」。因為近年城裡小型維修店鋪正消失中或已經消失。這項計劃在當時非常成功。人們可以到這裡修理他們壞掉的東西。（維修中心位於巴賽隆那的舊城區，區內混合了長期居民、年輕人和旅客，集結固有社區民眾及遷入者。）我認為這計劃相當有趣，因為它是開放型計劃，同時

也兼具了設計並非「開放」的意涵。現今為消費而製造的產品，如消費性商品、生活家庭用品，往往是封閉的。消費者的你並不被指望打開它、對其動手腳、瞭解它的運作原理，唯一所被期待的就是買下它、使用它，直到損壞為止，將之丟棄，重新購買。這是作為消費者的責任，而這些產品設計就是為了使上述責任順利產生。

所以當產品壞了，你很難修理它。你自然會反應「丟了吧，再買個新的」好像你應該這麼做。如果你想打開它，你需要特殊的螺絲起子；或者根本只能破壞它，因為它黏得太緊了。這些所有設計策略全導向封閉型產品。挑戰這個觀念並設立此類社區型計劃可以幫助大家脫離循環，我認為真的很棒，立意良善。對我而言，開源設計最有趣的部分在於它挑戰了長久以來設計師與消費者所遵循的主流，為了讓經濟持續成長創造封閉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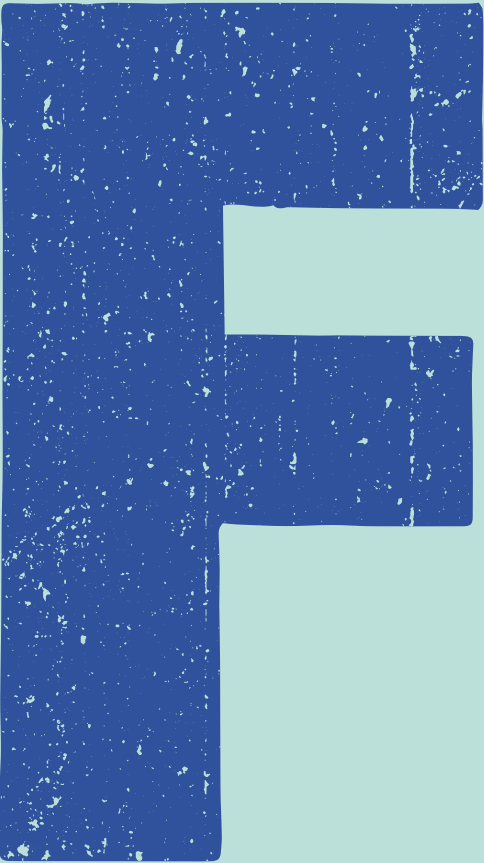
產品。開源設計挑戰這個觀點。我認為它確實必須被挑戰。另外，開源設計也創造社群，它創造了一種過程讓同樣感興趣的人聚在一起成為社群。

比如，願意分享自己作品的設計師們聚在一起，他們可以持續在彼此的作品上創建發展更大規模的巨作，這是一種社群；想想如果使用者不單純只是消費者而是設計過程中的一份子，有發言權，可以將產品轉變為更適合自己的樣子，這創造了另一種社群，因為使用者本身可以準確地與開源設計成果互動。

當連結被重新創造，整個生產過程不再像以往一條龍沉浸在幽暗隧道，從廠商、設計師、使用者，全都遁形於沒有窗戶的隧道裏。開源設計就像在隧道中處處開窗。讓人可以像四處觀看、了解其他人在做些什麼、或打開自己的窗、透過窗戶分享。然後隧道消失了。人們會流動於這些因想法或活動匯聚的社群。不過，也確實不是萬靈丹。開源設計不是所有事情的解答，畢竟它不可能總是有效。

要注意有不少人感到開源設計可以拯救世界。開源設計是好的，也很有趣。但就像人的狀態有高低起伏一樣。有時候你真的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才能讓好的事情在這樣嶄新未知的領域展開。開源設計如果與其他事物平行運作是好的。有一點點類似批判式設計促進人們思考事物如何演繹？為什麼它們不該總是像現階段這樣子？而又能找出什麼樣的替代方案？

沒有完美的事物，沒有事物可以拯救我們



記憶經驗與文化傳承

「家」是記憶的原點。從成長經驗裡探索，作為延續歷史脈絡、傳統工藝、生命哲學與智慧的載體，「家」形塑了私人經驗與文化匯聚的場域，兼具保存時代意識與實體空間演變的事實。

稻埕的流動

文 — 王健安
圖 — 戴郁文

歲月時光與產業故事

大稻埕的故事 幾乎等於臺灣近現代史的濃縮

19 世紀初，當淡水河仍是人們南來北往的主要交通要道時，新莊、萬華兩地是臺北盆地內最熱鬧繁榮的街區，至於大稻埕，主要作為曬穀場使用，罕有人煙。不過大概在 19 世紀中葉後，大稻埕迎來了長達一世紀的繁榮興盛。

西元 1853 年，萬華的住民因長久糾紛，爆發了以同安人和三邑人為主的械鬥「頂下交拼」。雙方死傷慘重，最後居於下風的同安人被迫離開，輾轉流落至大稻埕定居；在此之後，各地因械鬥而落敗的一方，也陸續移居至此。以當代眼光來看，大稻埕其實頗具發展潛力。自然環境而言，新莊、萬華的淡水河道淤積嚴重，航運價值已漸漸不如大稻埕；風俗民情而言，大稻埕作為較晚開發，且族群多元豐富的地方，也容易接納外來新事物。以上種種在 1860 年代淡水向外開港後，成了最有利的發展條件。一時之間，各地船隻齊聚大稻埕，尋找各種有利可圖的商機。

來自英國，日後人稱「臺灣烏龍茶之父」的約翰・陶德(John Dodd)，便與買辦李春生以此為據點，開創臺灣茶葉的黃金歲月。看上大稻埕的重要性，清代統治者在臺灣推動洋務運動時，更將此地列為主要區域。不僅有各國使節館，還有



01

全臺灣最早的鐵路、火車站、電報局、西學堂、機械局等現代化設施。

知名畫家郭雪湖在 1930 年完成的作品《南街殷賑》，以大稻埕南街（大約是今日南京西路到城隍廟的迪化街）為背景，試圖捕捉在日本統治時期的大稻埕。畫中人潮絡繹不絕，道路兩旁的招牌林立、商業鼎盛，而在畫面左下角，還有著最新電影《火燒紅蓮寺》（因版面有限，郭雪湖只寫了「紅蓮寺」三字）的最新廣告。

事實上，這幅畫充滿了畫家的個人想像，招牌順序及內容與現實有頗大落差，而《火燒紅蓮寺》也要到隔年才會引進臺灣。但可確定的是，郭雪湖的想像並非毫無根據，從許多歷史文件（如《臺北商工人名錄》）、老照片、或耆老回憶可知，日本統治臺灣的半世紀中，大稻埕的地位就好比今日臺北東區，其熱鬧繁榮、流行新潮之程度問鼎全臺。因為富足生活，也帶動了相當活躍的文化活動，培養出蔣渭水、李臨秋等知名人士。好景氣在二戰後的二、三十間持續下去，直到臺北產業結構與都市紋理開始轉變後才漸漸退去。

如今，如果從大橋頭捷運站步行，直接從民權西路進入迪化街一段往南，有點難以想像這裡曾是全臺最繁榮的地方。人潮與商家密集度不高，略顯冷清，一直

要經過民生西路後，才明顯熱鬧起來。除非舉辦年貨大街，即便是在假日和舉辦特殊活動時，人潮也不見得像《南街殷賑》搬擁擠，尤其是在平日傍晚，多數店家已準備打烊。至於延平北路，早已變成車流量大的吵雜公路；以往的高級地段貴德街，也轉變為不起眼的小巷弄。

從建築到產業 屬於大稻埕的特有故事

即便人潮不如往昔，大稻埕仍有許多值得細細品嘗的韻味，其中以留有古風的建築最受注目。在迪化街上，不時有人抬頭觀望建築立面，或張望那難以看盡的深深空間。這些建築融合了傳統的閩南街屋與日本時代的西洋元素，佈局狹長深遠，結構分為至少三進，內有店面、天井、倉庫與居家生活空間。正面外觀大量採用西洋柱式、雕花、拱心石等元素，再加上一些南洋風圖騰，其風格早已不是單純的文藝復興或巴洛克式，而是別具一格地走出臺灣風味。位於民生西路上的新芳春茶行，以及貴德街的陳天來故居，則以非凡氣勢呈現另一種歷史風貌。樓高三層，寬敞立面至少可容納三至四個店面，騎樓相當寬敞，裝飾更是繁華許多，甚至還有屬於自己的寬敞中庭或花園。

至於大稻埕的產業及當地故事雖同樣精采，反而是較少人會去注意，或是有機會



02



03

- 01 迪化街街景
- 02 永樂市場布業商行
- 03 千秋街店屋

注意的部分。大稻埕的產業各式各樣，有人形容，以前從婚喪喜慶到食衣住行，這裡可滿足一個人的一生。但大體來說，以下四種產業最為重要：茶葉、中藥、南北貨和布業。這四大產業隨大稻埕而起，也更進一步推動大稻埕的經濟。許多經營者因此富甲一方，更有不少臺灣大集團追本溯源下，其實都來自大稻埕。

論及歷史發展，四大產業從清代時都已存在，但在不同時期各自迎接鼎盛及沒落期。茶葉最早開始大規模發展，現在的貴德街往昔借淡水河道的地利之便，曾是許多茶行、洋商的聚集地，茶葉出口量一度為全臺各產業之冠。

而在二戰後，茶葉的外銷量因各種因素漸走下坡。相比之下，中藥、南北貨和布業這三種產業，因佔有龐大資源、政府的刻意培養，以及擴張的內需市場等條件，得以在戰後快速成長，反而是更多人印象中的大稻埕著名產業。

二戰後的大稻埕接續日治時期的經商優勢，依舊為全臺北，甚至是全臺灣最大的南北貨集散地。「天還未亮時，一群批發商直接站在馬路上競標貨物」的場景，是一些耆老們腦中的鮮明回憶。更進一步問起細節，還會帶點驕傲神情笑說，一開始都直接收取現金，直接丟到大布袋，每日扛到銀行結算，即便沾染海鮮腥味，櫃檯小姐都還是要忍住結算。

中藥業也有屬於自己的特別記憶。在西醫普遍出現前，中藥始終是臺灣人最主要的療方。早期的中藥店員工分工細膩，資淺者負責切藥、炮製，資深者負責製藥丸，或在櫃檯替人看病、抓藥。而在和中共政權關係最緊張的時候，大稻埕的中藥商掌握絕大多數的進口量，供應全臺，就連離島金門的需求，也需要輾轉從大稻埕得到滿足。

現在大稻埕迪化街上，仍留有許多南北貨或中藥商家，他們的貨品齊全、種類豐富，兼做批發與零售。但以上故事所描繪的場景，在 70 年代後隨著臺灣生活習慣及相關法規的演變，早已漸漸消失，只存在於過往時光。

大稻埕的布業傳奇

「布業」是大稻埕最有傳奇色彩的產業，至今仍為許多人津津樂道。從二戰結束一直到 60、70 年代，是大稻埕布業最有影響力的時期，不同於以過去大量仰賴進口，此時開始轉形成自行研究、開發和生產。

未來的眾多大老闆們，在年輕時期都做過布店的「學徒」。談起這段過往，他們總有說不完的故事與人分享。繁忙吃重的工作環境幾乎是每個學徒的共同回憶，一早起來就要打理店面、整理布匹，吃完早餐後繼續工作，不時還得帶到全臺各地負責業務，工作之餘還要負責打掃、煮飯等雜事。洗澡時與人共用在永樂市場內的公共水龍頭，晚上直接睡在又長又寬的布桌上，除非過年，休假是相當奢侈的福利。

學徒生涯雖然辛苦，但在老闆們的記憶中，卻也有著說不完的趣事。在經濟條件好轉、人人搶布的年代，布店業務雖然辛苦，卻也是許多成衣商、地方布店搶著招待的對象，可說是相當風光。有

時需求量大到來不及生產時，業務還會刻意繞道避免見面，深怕再次被人催貨。日進斗金的布業，酬賓宴客也相當大手筆，每到重要年節時刻，總會有來自全臺各地的客人吃流水席。杯觥交 之間，客人豪邁下訂，酒醒後因後悔趕緊退訂的案例所在多有。每個經營者的賺錢方法各異，機運不好的漠然離開，大膽一點的拼命轉投資，新光集團的吳火獅，直到今日仍是許多布商前輩一致推崇的成功案例。他從學徒做起，戰後開了屬於自己的布店，再看準時間投資房地產、保險業，避開了日後的布業衰退潮，更為日後的新光集團奠定拓展契機。

因為這些故事，使大稻埕的過去不再是個充滿隔閡的歷史，而是有許多人情味的記憶。近年來，無論是導覽、當地業者、各個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ban Regeneratio Station, URS）或是新進駐的文創產業，相當重視這些地方故事的重要性，用多種方式呈現給一般大眾。期待在未來隨著更多努力嘗試，可以讓更多人從這些故事中，直接感受在大稻埕流動的歲月時光。

找尋與過去、未來的連結

重塑大稻埕 日治時期的現代化與戰後演變

就地理範圍與街道紋理來看，大稻埕其實一直處於持續變動的狀態。最初大稻埕從淡水河岸開始發展，逐步往東拓展範圍，最遠到今日的延平北路一帶；北端約至今日的民權西路，南端結束於迪化街城隍廟的位置。整體樣貌偏向自然發展趨勢，道路與現代規模相比狹小、彎



01

曲，更具有傳統街區的常見模式，以宮、廟等信仰中心為道路節點。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不久後決定推動「市區改正」，以現代化的都市規劃打造全新的臺北市，而這將大幅度改變大稻埕的樣貌。

在一開始，改正計劃僅限於有城牆圍繞的舊臺北府城內。在城內開拓多條筆直道路外，同時在城牆上開設多座城門，希望交通更加便捷。但在 1905 年時，臺灣總督府設想了一個更大膽的新計劃。具體來講大致可分為三點：

- 正式拆除臺北城城牆，擴大城市發展空間。
- 將大稻埕、萬華和臺北城統合起來，在此規模上通盤規劃。
- 在城內各處鋪設寬敞筆直的道路。

後來所稱的迪化街（日治時期的永樂町）於焉出現，原先在城隍廟結束的道路，正式往更南端延伸；而現在的延平北路（日治時期為太平町）也是當時的具體成果，其寬敞程度，讓百年前的臺灣人驚嘆不已。此外，在更往東、南邊的地方，也



02

陸續規劃更多新型街區，擴大大稻埕的地理範圍，著名的建城圓環就在這時初見輪廓。

二戰後，臺北市的發展重心漸漸往東轉移，加上不斷擴大的公路運輸需求與產業結構的轉變等，當政者如不是拓寬大稻埕周圍既有道路，便是在四週開闢新路。大約在 50 至 70 年代間，諸如民權西路、環河北路、西寧北路、塔城街、南京西路等寬敞道路紛紛出現，使許多珍貴歷史性建築接連消失。

而在 1970 年代末期，隨著迪化街的生意逐漸下滑，拓寬道路以促進經濟的訴求浮上檯面。然而，臺灣許多民間人仕或文化團體有感於當地的豐富歷史價值，致力於爭取保存。終於在 1990 年代使迪



03

- 01 台北霞海城隍廟街景
- 02 台北霞海城隍廟一角
- 03 迪化街街景

化街免於拆除命運，讓後人終能一窺大稻埕的歷史風貌。

但在順利保存後，必須要面對的新課題是，我們想將迪化街帶到什麼方向？迪化街，甚至是整個大稻埕的沒落原因繁雜眾多，然而，「缺乏足夠的歷史想像，進而找到未來發展方向」絕對會是主要因素。從許多國外案例可知，城市的獨特魅力其實來自於人們如何想像其過去與未來，並使兩者結合在一起。

從羅馬城的演變觀看 歷史保存與城市開發

圍繞於「歷史保存」與「城市開發」之間的討論，可說是西方城市發展史上相當常見的情況。對此，15、16 世紀的羅馬城市發展可提供不少有趣案例，在當時，教宗身為羅馬城的實質統治者，其實也常陷入此一難題。對教宗而言，留下古蹟的意義在於，藉此展現承襲了古羅馬帝國的榮光，宣稱自己才是正統繼承人，以此反駁任何挑戰教宗權威的發言。但至關重要的是，教宗也清楚意識到，羅馬城的未

來不能寄望於一味保留過去，符合現代需求的開發勢在必行。如此一來，也能展現出有能力照顧廣大信徒的資源與遠見。

在此目標下，教宗在羅馬各地鋪道路、蓋教堂、建廣場。過程中當然會破壞古蹟，但也有許多古蹟卻因此與現代需求相結合，進而得到完善保護。

事實上，羅馬城內就有不少方尖碑就是因此得到妥善修復，以路標和宗教聖地重現於世人眼前。如何在歷史保存與城市開發這兩個方向上，找到合適的平衡點，絕對是許多教宗都需共同面對的難題。僅採取任何一方都是極端不切實際的做法。任何城市都是會變動的有機體，要求完全不變，只是讓城市失去對現況的適應能力而邁向沒落；一味地追求改變，只會創造出沒有自我特色的混合怪物。

在羅馬，鮮少案例會偏向這種極端，箇中關鍵在於，教宗對於這座城市有相當具體明確的想像。他人認為應在這座城市留下過往歷史，也能表現出充滿希望的宏偉氣勢。各種不得不的城市開發，也總是試著構思古蹟再利用的方式。如此一來，城市發展不會演變成漫無目的

的大肆建設，至於保存，也不會侷限在凍結式的狀態。換言之，羅馬城的許多演變是一種具有想像力的發展過程，因而造就了如今吸引眾多遊客的獨特魅力。

想像大稻埕的過去與未來

在此全球化之際，都市的獨特魅力來自於如何巧妙地結合了新與舊，唯有如此，才能發現歷史的價值，並想像未來方向。當年迪化街的拓寬計畫，持平而論只顧及未來，並未認真思考歷史價值。假使真的如期執行，許多見證文化交流、經貿發展的歷史性建築將不復存在，使臺灣發展史出現一大塊空白。但另一方面，難道我們僅滿足於看似未曾改變的接區樣貌嗎？在順利保留迪化街之後，整個大稻埕也缺乏後續通盤規劃，無論是過去或未來，都跟現況缺乏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連結。

所幸，大稻埕的豐富歷史從未流逝於人們的腦海中，更有許多人也期待著未來，進而為現在的大稻埕尋找更多可能性。

文創商店看上大稻埕獨特的場域氛圍紛紛進駐，以不同於傳統產業的角度介紹他們所看到的當地故事。另一方面，傳統產業總是有著說不完了歷史，但比較不善於向外分享。新、舊業者各有擅長之處，透過各種場合與活動，開始嘗試合作，已對當地發展注入不少活力。大稻埕從不缺乏故事，需要的是說故事，以及將故事化為發展願景的人，而他們正扮演這個重要角色。以此為出發點，縱使規模仍未大到足以讓人一眼看出，大稻埕確實正一步步改變。

大稻埕內的百年溫柔鄉—從江山樓到文萌樓

文 — 林冠瑜
圖 — 戴郁文

大正 12 年(1923 年)4 月，來自母國的裕仁皇太子行啟 註 1 臺灣，肩負這場極具尊貴重任的「國宴」，正是當時來自大稻埕的「四大旗亭」之二的江山樓與東薈芳。江山樓的臺菜廚藝，更是往後多次皇族來臺的指定供膳，其料理技藝精湛，還曾獲得臺灣總督府所頒發的獎狀。然而，江山樓等「四大旗亭」，如此具有稱霸全臺的高度廚藝演繹與名聲，並非是大稻埕的偶然，這些西臨淡水河岸知名酒樓的日常，當然也不是天天都有的貴族宴席，而是地方仕紳與名流商賈交際應酬、飲酒逸樂的重要場所。

大稻埕的娛樂

清咸豐十年(1860 年)，隨著艋舺商港淤積，大稻埕通商口岸因而開放，漸漸成為臺北商業重鎮，娛樂產業則應運而生。據傳在大型酒樓成立前，早已有無法計數的土娼寮在此生根，當時更有「南郊北郊拍拍走，不值得城隍廟口幾粒蜆」，意思就是商戶們在中元普渡大肆祭拜，也不如城隍廟口妓院所辦的鋪張奢華。

一個商業城市的誕生之初，因開港繼而累積的高密度人口，具有乘載男性勞動族群性需求的產業，娼妓，一直都是人類文明的常態，日本政府也在統治臺灣的隔



01



02



03

年 1896 年實施公娼制度，並頒布貸座敷遊廓政策，選定了已沉寂沒落，又位於邊緣位置的艋舺作為特定遊廓，將風化產業劃界隔離。然而較為特別的是，大稻埕作為新興的商業中心，酒館、娼館也以江山樓為中心的開業，卻免於被劃為遊廓的命運，各式風俗產業在此自由的蓬勃發展。

大型酒樓興起，顯示大稻埕的娛樂多樣性，來酒樓的人客雖多為經商應酬，大饗酒食是其一，也有風俗雅士到館聽曲，聽藝旦彈唱南、北管或吟詩作賦，當然，醉翁之意究竟是為酒食、聽奏，或是店內招牌藝旦，已難分別。相對於地方仕紳商賈，能有重金至酒樓，聽藝旦來曲南北管風雅助興，普羅販夫的情慾就只能藉土娼來滿足。

藝旦與娼妓的命運之勢

大稻埕的藝旦規模，今日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時曾有言，「未看見藝旦，免說大稻埕」，便能窺探一二。事實上，全臺雖酒樓林立，但大稻埕因地利與靠近統治核心，藝旦素質可說是群冠全臺。

這些學成藝旦，首先會到中南部過水，累積交際手腕，也能累積回臺北開業前的「第一桶金」，因此也間接將臺北的潮流文

化，帶往中南部。在臺南創刊的《三六九小報》，就曾記載了臺南 224 位藝旦的相關紀錄，其中有 172 位來自臺北州，而其中更高達 90 位來自大稻埕，報上更記載：「臺灣大宗物產中，除糖米茶煤而外，予嘗戲以北里胭脂，加入其中，蓋北妓之進取，遠而南華南洋，進而全島各地，星羅碁布，幾乎無所不有。」文中所謂的「北里」即為大稻埕，規模之勢可見一斑。

藝旦們的學習，依照邱旭伶在《臺灣藝旦風華》中分析，大致為三大部分：技藝、撫媚之術與應酬功夫，也就是除了才藝能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睞外，體態與儀態需符合當時的社會喜好，在一顰一笑、舉手投足間擄獲男性芳心，至於應酬則是應對進退得當，甚至能周旋在嫖客之間，即使色藝沒有其他藝旦驚艷，也能在觥籌交錯勝出，當然，老鴇私家修飾、裝扮或床第，就要看各家本領。另外，具有特殊專長的藝旦也能有獨門生意，日治時期文人吳漫沙就回憶，當時有許多中國來臺的生意人，會被招待至蓬萊閣，席間就會指定會說北京話的藝旦來作陪。

這些從小因家貧而賣到養父母家(有時是年老的藝旦)的「媳婦仔」，為了能在學成後，與文人雅士舞文弄墨，在妓院內接

受嚴格的讀書寫字、吟詩填詞與彈唱的訓練，平日學習稍加怠慢，就會遭到毒打、虐待的新聞是時有所聞。

所謂藝旦，最常聽見的便是「賣藝不賣身」，意味著藝旦是具有色藝之女方能勝任，《三六九小報》曾寫道，「妓女之所不可缺者。為色藝二事。去一猶可。盡缺則成土娼矣。」可見得當時將土娼視為娼妓最末一層，藉此否定原生本能作為職業的可能。社會對土娼的歧視與罵名，一方面加強鞏固藝旦的「高雅」，另一方面則強化了藝旦與藝旦消費者特殊的社會地位。雖然有藝旦與土娼的階級分別，但女子也隨著際遇或是年紀在娼妓的階層上流動，有機運者能離開酒樓，嫁做人婦，也有些在年老色衰後，生活潦倒，最終只能淪為私娼。

時代衝擊下的娼妓

日治時期的臺灣，受到殖民統治現代化與和洋文化的傳入，大稻埕的藝旦館與酒樓在 1930 年代產生了劇烈的轉折，原本在酒樓的藝旦們，逐漸成為了懂日文、唱流行歌的「摩登藝旦」，像是酒吧、咖啡廳、舞座等新型態的娛樂場，也取代了過去演唱南管、北管的傳統藝旦，「摩登女性」與職業女性開始從事咖啡館的女給，

也讓女性在職業選擇上有了不同的路。雖然日本時代的娼妓產業，逐漸以其他職業來取代，但性產業仍是城市發展中，無法迴避的存在。1949 年，國民黨統治下的臺灣初期，原本朝向廢娼的趨勢，卻在大量外省男性移民的因素，先是以「特種酒家」的名義規範。

1956 年，政府正式頒布〈臺灣省妓女管理辦法〉，大稻埕「江山樓的妓女區」也在此時正式成為受官方管制的娼妓專區。雖然娼妓或娼戶在政府發放執照的狀態下，可進行娼館與性工作執業，也是首次法條明白揭示性產業在都市中的存在地位，但整部法條仍是以廢娼作為最終目標。例如娼館執照不得轉讓、出租或是繼承，負責人死亡後就不得再營業等規定，比較起發放執照之初有上萬名合法公娼與現在廢娼後的狀態，性交易逐漸轉為地下化。

文萌樓裡的日日春：公娼的死與生

位於歸綏街的文萌樓，是江山樓周邊的妓女區的其中一戶。政府頒發執照時將公娼館分為甲、乙、丙三級，而文萌樓就是甲級娼館，價格也最高。合法的娼館依規定須定期接受衛生檢查，樓間能敞開門戶，所有交易攤在陽光下，小姐遇到壞客人能報警，遇到「白吃」的嫖客，也能報

- 01 文萌樓正面
- 02 文萌樓一角
- 03 文萌樓街景

警，小姐與警察互動良善，成為大稻埕一隅的景象之一。成為公娼的好處，最顯而易見的便是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擔心受罰，娼妓和嫖客之間的互信，是城市裡的另一個景緻。如今在文萌樓內，仍擺放著一幅小姐們的日常圖像：在洗手臺上的欄架，擺著一個個七彩艷麗的臉盆，是小姐每天在工作前，幫客人擦澡、清潔的工具。有時這一來一往間，便能先替自己把關，發現有性病的客戶，就會建議對方求診，拒絕交易。還曾有小小姐及時發現客人的睪丸癌，使他保住一命，也讓這位死裡逃生的客人，滿心感激小姐的細心，成為了文萌樓的美談。

1997 年，歸綏街公娼館在時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任內，「魄力掃黃」而倉促廢娼，更有五名公娼生活困難因而自殺，這些有血有肉的「賺吃查某」也在那年，就此消失在僅存法律的可視範圍內。合法公娼走入歷史的同時，也走進私娼的環境中，在更加卑微的工作環境下生存。娼妓的歷史與生活就算不希冀被充分理解，但其視與見也隨著政策的廢除，被封鎖在都市想像的圖像之外。1997，廢娼同年，聲援性工作權益的日日春協會開始一段漫長的臺灣妓運，但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曾在文萌樓工作的名妓官秀琴曾說，「我為自己的生活，我為大眾服務，我賣自己的肉，我賣自己的貨，我沒有去偷去搶，我很勇敢，我站出來是要拜託大家，支持我們已經在崖邊，退一步就要退海的女人呀！」2006 年，人稱官姐的官秀琴在基隆海邊被發現，結束她 52 年的生命，並見證了臺灣娼妓的歷史如同絢爛的大稻埕煙火，燼滅於江岸之中。

咆哮的青年，你在大稻埕聽到什麼聲音？

文 — 林齊皓
圖 — 戴郁文

夏の夜更けて 太平町の
夏天深更 太平町通
なつかしカフェ 青い灯ほのか
珈琲廳乎人留戀 藍燈閃爍
ジャズ響く ジャズ響く
爵士音樂 一直響奏

錄自《大稻埕行進曲》，1932 年
文聲文藝部作詞，鄧雨賢作曲

回憶大稻埕 你會想起什麼樣的聲音？

這兩年在夏末秋初的大稻埕藝術節，有個聲音讓我印象深刻，還真是《大稻埕行進曲》說的爵士樂。一群老外組成的奇妙樂團「泥灘地浪人」，憑著各種雜貨合體般的樂器、即興趣味的演出，得到眾多樂迷的支持。他們在大稻埕的演出，也吸引了一群酷愛 Swing 舞蹈的男女，在結合美國鄉村、爵士音樂的襯托下起舞，也成了大稻埕藝術節的一片人文風景。

有趣的是，「泥灘地浪人」和 Swing 舞蹈呼喚了大稻埕歷史的聲音，彷彿 20 世紀初的摩登臺灣重現一象徵進步的西方文化輸入臺灣，洋曲、洋舞、洋食 ... 等等不一而足。我記得 2016 年某次在大稻埕欣賞泥灘地浪人「跳舞時代」專輯發表會



時，中場還搬出一臺老式唱片機，眾人圍上去嘖嘖稱奇的景象，宛如在 1920 年代的臺北看熱鬧一樣。如果現場搭配樂團《寶島賣藥秀》的音樂，還真的來一段「喝玲瓏、賣什細」，那就更完美了。

這些聲音成為近年來我對大稻埕的記憶。當然，這背後的脈絡也多少與大稻埕的城市社區營造、以及所謂的「文創」有些關聯，大稻埕藝術節很大方地運用泥灘地浪人與 Swing 來做為召喚大稻埕靈魂的符號，特別是主打著對「1920 年代」的想像。而後，有了 1920 變裝遊行、也有了電視劇《紫色大稻埕》的加持，想起大稻埕似乎也能都想起那邊視覺層次的象徵。

我們來看一下，主辦官方是如何想像大稻埕的：

「大稻埕的繁華盛世是 1920 年代。彼時的大稻埕，開港通商，東西文化交流，繁榮傲視全臺，那時候的大稻埕比年貨大街更熱鬧，比煙火節更燦爛！」

大抵上這樣的想像離歷史事實相去不遠。我們不必糾結於年代的問題，其實大稻埕的城市活力在 1930 年代也十分旺盛，主辦方以 1920 為錨點大概也是一時權宜。但是我們將這一段想像，用聲音的方式建構的話，總讓人覺得有些單調、和隱隱約約的不協調。為什麼必須是爵士樂？為什麼必須是 Swing？這邊並不是譴責這些元素不好，或是認為不適合大稻埕。事實上這些元素都很棒，放入大稻埕的文化脈絡裡同樣引人入勝。只是我們或許可以讓想像更多層次，大稻埕並非只有這些東西可以拿來展現。

不協調感，則表現在另一種聲音：語言。在一個城市或社群裡面，會聽到哪些語言這件事，本身就傳達出一種社會文化脈絡的訊息。在大稻埕變裝遊行活動裡，臺上的主持人卻只說著流利的華語，這一點令人感到尷尬—1920 年代的大稻埕，普遍說的是臺語。因此當主持人在臺上吆喝、盡力炒熱現場的氣氛時，一個蘊含歷史意象的活動反倒透出一股歷史的格



格不入。這年頭要找到人可以臺語主持活動並非難事，這未必是活動主持人的錯、或應該究責於主辦方，應該說這是當代臺灣在華語思維主宰之下的結果：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也顯然對於大稻埕 1920 年代的想像，仍僅止於衣裝的視覺層次（當然主辦方也說了那就是「變裝」遊行），大稻埕更立體的歷史圖像，尚待聽覺層次的加入與補充。

類似的活動，我曾經在美國波士頓體驗過。波士頓做為美國獨立建國的精神發源地，自然有其特殊的文化歷史地位，尤其是每年 7 月國慶將至，處處可見各類特色的慶祝活動。波士頓有兩條歷史人文的觀光路線：一條是象徵建國的「自由之路」（Freedom Trail），另一條是對外國觀光客而言沒那麼有名、以非裔美國人為主題的「黑色人權之路」（Black Heritage Trail）。

「自由之路」也有變裝活動，與大稻埕藝術節類似，讓民眾扮裝成美國獨立前後的

樣子，或扮成開國先賢、在路邊宣讀著名的獨立宣言；「黑色人權之路」雖然沒有變裝一類的活動，但同樣有靈歌詠唱、黑人在紀念碑前大聲朗誦黑人悲苦歷史的景象。這些對於城市歷史的想像，不僅止於視覺層次，而同樣關懷到聲音的表現，「自由之路」的演出甚至考慮到講話的腔調、用詞必須符合歷史時空的樣態。

同樣的，如果建構大稻埕的歷史時空，聽覺上仍然只有固定的領域與音樂類型，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寫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不是還有臺灣歌謠嗎？或是像《大稻埕行進曲》裡頭唱的，「春天深更，江山樓內，絃仔彈奏的聲韻，鑽入心頭」。這也是一種形式，而且也有人開始這麼做了，例如霞海城隍廟前有著老靈魂的年輕歌女演唱「穿越大稻埕 1930's 的聲音」，就是脫胎於此。

但是這些或許都還不能支撐起立體的稻埕村落之聲。那些隱藏在歌謠音律之後、在大街小巷穿梭的日常音聲，需要打開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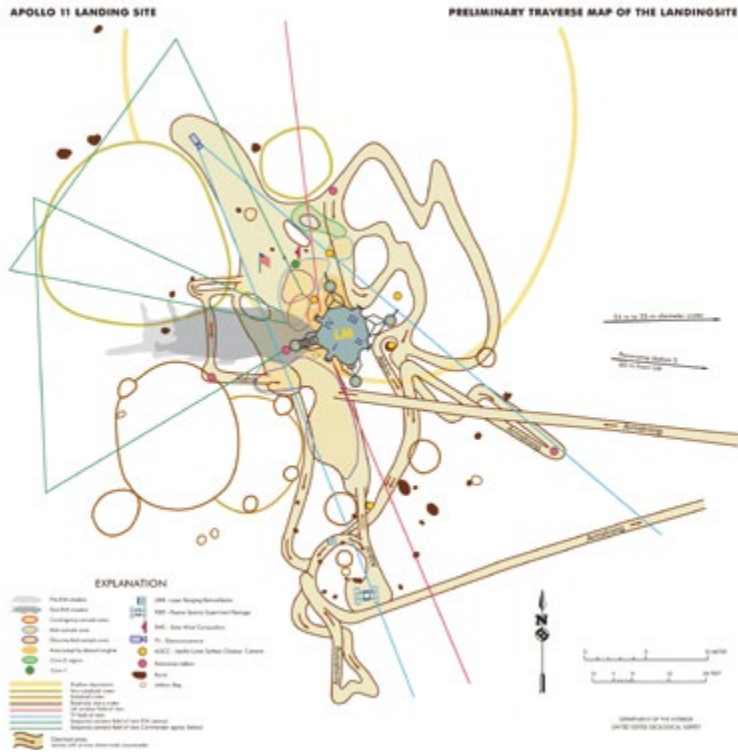
率、重新提煉出來。就像曾在網路上廣為流傳的一段歷史影片，美國福斯電影公司（Fox Film Corporation）於 1930 年在臺灣拍攝的有聲新聞影片，紀錄了大稻埕當時的生活風景，我們可以聽到「喝玲瓏、賣什細」的聲音，聽到器具碰撞、市場人聲鼎沸——屬於城市的聲音。

所幸已經看到有人注意到這塊尚待開發的領域，在 2016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中，即有《屬於城市的聲音 - 大稻埕篇》團隊，從大稻埕開始，紀錄、觀察、詮釋屬於城市的聲音；無論其成果如何，都是值得期許的開始。

如果真的穿越百年時空、重逢夢址大稻埕，咆哮的青年們又會聽到何種聲音？

回到未來： 歷史保存的變化 進行式

圖文 — 黃光廷



01

尤其在快速現代化與都市化發展進程中，
什麼歷史值得被保存？被保存的是誰的
歷史？為了歷史保存須付出什麼代價？
這些問題雖然表面上所共同關注的焦點
都是過去的歷史，但其實每個問題都與
未來有關…

如邁爾斯·葛蘭迪寧（Miles Glendinning）在《保存運動：現代的崇拜》（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A Cult of the Modern Age）一文中所解釋，歷史保存運動之所以自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開始在歐洲逐漸興起，是因為國家需要透過歷史保存來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並進而在該基礎上推動現代化註1；而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在《保存正襲向我們每一個人》（Preservation is Overtaking Us）中也以法國與英國為例說明歷史保存作為一現代性的產物，在「現代」走入歷史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快速變化，尤其是在空間與時間的尺度上，歷史保存的標的不僅可以不在地球上，保存行動的發生甚至還可能先於歷史發生之前註2。

由變而化

2010年1月，美國加州歷史保存委員會通過一項劃時代的決議，將1969年阿波羅11號登陸月球時於靜海基地（Tranquility Base）所留下的106項物品登錄為該州的重要歷史文物，根據時任委員會主席的米佛·當納森（Milford Donaldson）所解釋，希望此舉能進一步促成靜海基地登錄為世界遺產。然而，世界遺產登錄申請的基本門檻是必須坐落在申請國所有領土之上，而依照1966年聯合國通過的《外太空條約》（Outer Space Treaty），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不得對月球的任何部分主張所有權。

2013年6月，世界遺產委員會發布了當年度世界遺產的保護檢視報告，報告中特別點出倫敦市未能有效地保護西敏寺周圍環境的空間品質，任由多處高層開發案破壞了以其為中心的重要視覺廊道。而同樣位於倫敦市中心區由諾曼·佛斯特（Norman Foster）所設計的聖瑪莉艾克斯30號（30 St Mary Axe）大樓雖然自2004年落成至今才不過十餘年，但就

在西敏寺成為話題焦點的同時，也有擁護的聲浪發起要修改現有的景觀廊道規劃，以保護這座倫敦新地標的可視性。

2016年11月，由詹姆士·斯特林（James Stirling）所設計的波特麗一號（No 1 Poultry）在經過冗長的辯論與重審後，終於推翻原本英格蘭遺產委員會（Historic England）於一年前所做出不予登錄遺產建築的決定，自此波特麗一號不僅擺脫了2005年被《Time Out》讀者票選為第五醜陋建築的窘境，更進而成為史上最年輕就登錄為遺產建築的現代建築。

然而，同樣位於倫敦由史密森夫婦（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於1972年所設計的羅賓伍德花園公寓（Robin Hood Gardens）則沒有這樣的運氣，雖然其自2009年被英格蘭遺產委員會以「未能滿足居住基本需求」為由駁回遺產登錄申請後，包括里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薩哈·哈帝（Zaha Hadid）、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及伊東豐雄等人都曾連署對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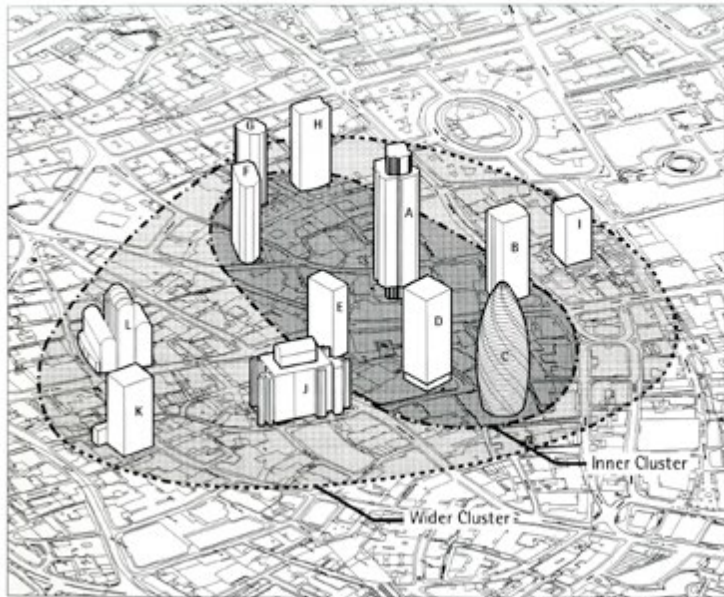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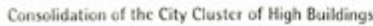
01 阿波羅11號於月球上的活動紀錄
資料來源：NASA Apollo 11 Image Library

02 左-1972與2016羅賓伍德花園公寓中庭
資料來源：The Smithsonian Family
Collection / 右-2016年公布之更新方案 資料
來源：Haworth Tompkins Architects

03 聖瑪莉艾克斯30號大樓鄰近區域的高層簇群
規劃 資料來源：Foster + Partners



02



表達抗議，但從 2016 年 8 月公布的三階段更新方案看來，未來羅賓伍德花園公寓能遺留給世人的恐怕只剩下新方案中所保留的中庭草丘。

爭議進行式

阿洛伊斯·李格爾 (Alois Riegl) 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曾預言歷史保存未來的發展方向，會逐漸從永恆價值 (eternal value) 的追求轉向當代價值 (contemporary value) 的展現，也因此必然會越來越重視歷史保存作為一種社會行動的世俗

性、實用性與新奇性 註3。的確，無論是在地球或是在外太空，無論是為了保存已有九百多年歷史西敏寺的環境空間品質或是才落成僅十三年聖瑪莉艾克斯30號的可視性，空間與時間作為衡量歷史保存的標準顯然已不足以展現當代社會日益多元化與破碎化的價值觀。再借用 Rem Koolhaas 的「非學術」觀點：「我們正走進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保存已從回溯性（retroactive）轉變為前瞻性（prospective）的活動。」歷史保存之所以具有正當性並不在於使某一段過去的歷史得到彰顯，更重要的是在過去與未來

註1 Glendinning, M. [2003]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A Cult of the Modern Ag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3:359-76.

註2 Koolhaas, R. (2004). Preservation is Overtaking Us. *Future Anterior* 1(2): 1-3.

註3 Riegl, A. (1903). The Modern Cult of Monuments: Its Character and Its Origin. *Oppositions*, 25: 21-35.

03

辯證的過程當中，透過對話與溝通展現社會對於多元價值的包容與尊重。

當下，筆者的母校東海大學正因歷史保存引發爭議，從銘賢堂、體育館到舊藝術中心，因缺乏包容與尊重所引發的破壞，著實讓人不得不對於東海校園的未來感到憂心…



自然環境與身體感知

有多久我們不曾停下腳步感受風的聲音、草地氣息、水的流動，還有身旁不知名的昆蟲小鳥？

這些需要平靜感知的元素，本能地開啟人類與萬物對話，在和大自然共處的過程中，練習調節氣息與日常速度，培養敏銳的觀察力，體察生命之美，重新思考環境永續的和諧。

G — 自然環境與身體感知

芬蘭地域建築： 森林建築—地 景、空間與隱喻

演講 — Juhani Pallasmaa

Architecture as an Existential Metaphor

全球化時空底下日趨單一的文化表現，其實違反「異質性多樣性達到多樣文化」的基本自然法則，如果從芬蘭森林建築來看這點，會發現各處的地景、場域、文化實質上有相當豐富的「精神層面」感知蘊涵其中。正如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所言，在詩歌、音樂、繪畫領域中「畫家或詩人作品反射其世界」，所有空間、物質、體驗的隱喻（metaphor）濃縮形成抽象化產物，再透過創作者體驗揉合成單一意象，重新呈現周遭世界的精髓與觸動。所以，建築師所創作的建築並不是象徵、不是符碼，是活的情境。創作者的意識會逗留其中，是精神上、實體上的空間建構。

自古以來芬蘭人與森林共處，森林是芬蘭人的全部世界，舉凡開墾、打獵、取材，生活裡的一切皆圍繞木頭打轉，一生也都在木造物中度過。傳統芬蘭人認為，木造技術足以考驗一個人的品格與能力。森林是想像力奔馳的世界，充滿寓言、傳說與各式各樣的迷信角色，也同時意味著安全、祥和、恐懼、危險等心理層面的潛意識和夢。舉例來說，森林裡的樹象徵記憶、擁抱且守護著芬蘭人的靈魂。在原始的農舍裡，煙燻過後的木頭散發著濃烈氣味會令人聯想到木造山



01 Viipuri Library, Vyborg, 1935

02 Finnish Pavilion at New York World's Fair, 1939

03 Villa Mairea, Noormarkku, Finland, 1939



02



03

洞，就好比胎兒安穩地待在母體子宮，是屬於生命的感受。過往物質缺乏、物盡其用的年代裡，人類追求創造材質、比例適當和諧的木製品，樹作為材料來源，也成為人們生活中最廣泛應用的象徵，賦予也被賦予豐富的聯想，長年逐漸累積出人與森林關係深遠的意涵。

Culture and Space

不同於歐洲地方多推崇人工幾何規律的城市設計，北歐的設計哲學認知自然、森林原本是地景的主體，而建築呼應自然地景，從而再現空間、幾何的美感。這樣的哲學思維有精神研究支持，樹林、城市之所以造就不同的精神世界，是因為人對空間的認知、無意識情況下使用空間的模式皆深受其身體感知與養成文化影響，甚至定型；人類往後創造的實體空間、精神空間會如實遵循、反映上述精神原則。所以才說，地景是人體的隱喻。

「我們住在世界的肉體裡，內外在世界並無明顯疆界。」「靈魂是場域的容器，場域是靈魂的容器。」「意識是周遭世界的共同產物，架構我們的體驗與思考過程，存在於房子與身體意象之間。」

語言心理學家證實，語言本身帶有人對空間特質的假設，而不同語言隱含不同的空間架構，反射人們潛意識裡使用空

間的方式。是故，母語構成地景和家的核心，影響我們在世界裡對內外、上下、前後等無限種判斷分辨。語言也影響使用情境，從劇場、曲棍球比賽、工人的施工狀況，仔細觀察，語言其實會反映出不同的情境氛圍。綜合以上，芬蘭於北歐發展出獨特的森林形態學、森林幾何學，有別於強調視覺主導的歐洲都會幾何學，更重視身在其中的多感內涵、聲音、觸覺親密感、肌肉骨骼動覺意向、嗅覺、味覺。

The Forest of the Soul

森林的象徵性意涵與意義，如今已被大量運用在在文學、詩歌作品中。在北歐，森林是情感的搖籃，是建築的搖籃，也許對中歐與南歐人而言，森林令人感到威脅，想到脫逃，可對芬蘭人來說，森林卻是懷抱、擁抱、希望、父親與母親的身體和心靈的渴望。

「人類會內化自身周遭世界，將森林轉換成心靈地景。」

伴隨身體反應、感官語言，芬蘭人將內在的想法、感覺、幻想、欲望幻化成森林，表達住在森林裡的人對森林強烈的認同感。同理，其他類型地景的居住者也擁有其獨特表達認同的方式。這可以說明，世界上因地制宜地的建築物都並



01



02



03



04

- 01 Maison Louis Carré, Bazoches, France (1956–1959, 1961–1963)
- 02 Experimental House, Muuratsalo, Finland (1952–1953)
- 03 Wolfsburg Cultural Centre, Wolfsburg, Germany (1958–1962)
- 04 Finlandia Hall, Helsinki, Finland (1971)

Architecture as Spruce Forest

芬蘭民族浪漫主義發展，重新鼓舞當地原住民文化、傳統風俗、地景、語言思考。人們將生活裡感受大自然的浪漫藝術氣息，透過創造建築地景展現季節、森林景象的意境。

Architecture as Forest Light

森林、大自然不規則的形態、紋理、線條、光線，刺激人類不同的感官領域，提供建築師創作的靈感、元素，再現其所感知的森林之美。

Reservoir of Silence

森林像是寂靜的儲存槽，寂靜、沈默、優雅地收納著所有聲響和因果，將之轉化成溫柔而舒服的整體。森林建築的意念是守護者、予人和諧的安寧感。我們正處在全球化效應大為削弱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的時代，人類該深刻思考紮根心靈景觀，在身處的地域環境裡與森林共存。

本文為實踐建築系 2016 國際建築師系列【建築的山與路】講座筆記
images © Architectural Digest, Metalocus, Apologia for Architecture

透過設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圖文 — 施承毅

人造與慣性

所有的人造設計領域，從城市、建築、產品、乃至平面設計，或多或少都強調對自然的觀察與再造。人類能合成的顏色早已全都蘊含在大自然中，而仿生設計引用生物體形態的奧妙到各類的設計，還有從搖籃到搖籃的倡議者，試著重新設計人造物的生命週期，使其元件、原料能重複利用，從而達成另一種「自然」的循環。這些，在在透露了人類對於自然的觀察、運用，甚至渴求親近。

我們處在被高度「設計」過的人造環境中。不論是博物館展覽、各種建築物，到看似自然、充滿綠意的公園，都是設計後的人為結果。我們每天，都在與我們創造的環境持續互動。走在城市中，我們以感官感知街道上的一切：店家提供的產品與服務，人造光或太陽光，乾淨的空氣或霧霾、各類聲響，天氣，感受倏地衝出的摩托車、孩子或貓狗，也感受著與其他人的互動、交談或冷漠。

每天，我們都有數千萬次的感官接觸，有時我們甚至需屏蔽過多的刺激，以獲得平靜。在城市生活日復一日地運轉中，我們漸漸養成了感覺上的「慣性」，對周遭習以為常。例如，總是上班擠公車、應對持續的工作壓力、或面對上司的小心翼翼，有可能使身體無意識地習慣性繃緊；或者，在資訊爆炸的情境裡，你是否

頭腦常有悶悶或頭痛的感覺？好似在博物館中，觀看與閱讀過多的訊息而感到疲累。我們的能量很容易就過度集中於頭腦，忘了與身體與心靈的平衡運作。

同時，我們在一個日趨數位化的時代：全球人們朝向都市集居，商品與勞務交換越來越密集，人們敲擊鍵盤，運用網際網路購物，資訊流推動著背後的物流。在每日生活的日常中，我們選擇、點擊、交易，然後收到商品。我們活在依賴視覺、由電子屏幕感知的互動方式，「實物」與身體的直接互動也越來越少了。

我是物、物是我

因此，愈來愈多人開始反思只重視覺或概念理性的觀點，重新探索人與真實世界的互動。在博物館展覽領域，有許多專業者在這以多媒體展示流行的時代裡，仍強調實物帶來的力量。例如，人類物質文化學者珊卓·道格利（Sandra Dudley）曾描述她於一美術館中，進入某展間時，被一座西漢銅馬雕塑所震撼，她形容那一刻的交匯使她屏息（breathless），被銅馬的質地、材料、顏色、尺寸、表面細節，激起了感官的、身體的、情緒的強烈感受。她認為，有別於大部份的展示，將展品說明文字置於展品臨近，該博物館刻意將說明文字放在一旁的手冊中，放棄立即灌輸與展品相關的理性知識，而藉由展示安排，創造觀眾與展品交會時，不被說明牌干擾的參觀經驗。也就是讓人有機會咀嚼自己的主觀經驗，而不急著被說明文字洗腦。

因此，她提出一種類似東方「物我合一」的觀點，不再只著重於「看似客觀」地了

解一個物品的理性事實（比如製作年代、材料、歷史等），更強調物品的「物性」（大小、顏色、質感等等），以及，物性如何引發了人們的直觀「反應」，一同構成入接觸物品時的「感知經驗」。從這入與物相遇的經驗中，不只構成了人對物品的感知、了解，同時也是觀察者得以認識外界，反過來認識自己的「主體經驗」。人與物在相遇的那一刻，借由感官經驗，兩者緊聯在一起。

回到自身

主體經驗為什麼重要呢？西方的教育與心理學理論，常重視大腦為唯一的智慧中心（理性）。修行家葛吉夫（G.I. Gurdjieff）則提出頭腦、情緒（感性）、與本能中心三者的平衡，因而能真實地「記得自己」，得以完整。這也可說明人們為何喜愛到自然環境中，運動踏青、騎腳踏車（本能中心的活動），與心愛的人們或寵物同歡（情感中心的活動）。頭腦得以暫休，能量可往其他兩個中心平衡發展。當三個中心平衡發展，人，就完整了。

因此，能覺察自己的感知，回到身體與感性是重要的第一步。佛陀曾經提出一個很容易做，大家卻常遺忘的內觀技巧（Visapanna）：覺察呼吸中的一呼一吸（不用改變現有頻率，只是將注意力放在自身的呼吸上）。很多人在修習後，感到身心能自然漸漸平靜下來，心房逐漸打開。感覺到可以慢慢地根植於自身的內在，從而能感受發生在自身的真相。這過程像是首先，能更全面地感知到身體的存在，哪裡鬆？哪裡緊？哪裡涼？哪裡熱？好似記起了自己原有卻遺忘的部位；漸漸地，能感受到各種情緒，例如喜



01

01 Yorkshire Sculpture P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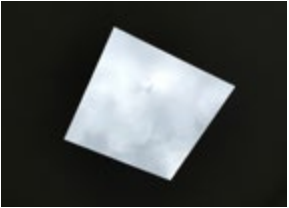
02 Speed Breakers / by Hemali Bhuta

03 天井

04 展示天空。引導觀察天空，一個變動不居的傑作。



02



03



04

悦、怒氣、哀怨、快樂，更深地覺察，可感受到一種屬於內在的寧靜。

此時，如果我們能繼續深入感知自身，便能更深刻地敞開。從開始感知自己的身體，到開始感知身邊的存在物，無論人造物或生物，感受身旁一草一木，體會微風、水、土、日、夜，甚至光與熱的質地（當然也會感受到人聲、狗叫或蚊蟲飛舞）。如果能繼續專注，覺察力漸漸擴展，能同時感知到周遭萬物與你自身，在並存的時空中，感受到物我合一的超越。

因此，若能創造出幫助人們「回到自身、記住自己」的人造環境，就太棒了！那不只是包含與計算綠帶（植批綠化）、藍帶（親水空間）空間比例的規劃而已，而是從人的感官著手，從設計者開始就提醒自己將注意力放在覺察自身上，創造出能幫助感官、讓內心更寧靜敏銳的空

間：一個能幫助我們感知自身與周遭萬物本質的環境。

位在英國北部的約克夏雕塑公園（Yorkshire Sculpture Park，圖一）就是一例，是一個兼具室內展覽與戶外廣闊公園的藝術場所。優美的綠意、流水、蟲鳴鳥叫，這自然環境中的生動鮮活一樣也不少；同時，除大型戶外雕塑外，在散步路徑中，又提示訪客去發現隱藏在路徑上的地景藝術或細膩雕塑品。

在這充滿綠意、生機的環境中，夾雜了許多人為藝術品，例如（圖二，印度藝術家 Hemali Bhuta, Speed Breakers）樹根狀雕塑，與腳下的真樹根形態難辨，因此，反而時時刻刻提醒你留意腳步下的一切，打破人們行色匆匆，掉入感知的慣性，讓你放鬆敞揚之餘，又同時保持覺察，同時觀察外界與自己。

結語

雖說我們需要創造美好的環境，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需磨礪感官，在感官的開放與環境的合一中，照見自己。當今，有越來越多強調療癒、呼應自然的人造設計，例如模擬自然質感的設計、節能綠建築、或運用能分解的永續材料等，我們從這些優良設計中，體會那運轉不息的天道。更核心的是，我們需要學習能返回自己、覺察自身的心法，從覺察自身的身體、情緒出發，平衡三個中心，深入內在的寧靜，反過來影響外在的設計，使設計不只是外表的美觀、實質的功能，還有靈性的層面，能滿足人類的深沈需求。這樣，或許能解釋為何有些設計能歷久彌新，有些設計只是短暫的話題。



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

2016 台北村落之聲 共生城市, 台北棲居

發行人 方定安
總編輯 方定安
專案統籌 蔡明穎建築師事務所
編輯/文案 楊濱維
採訪/攝影 楊濱維
企劃/美術 洋葱設計
出版單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8號9樓
電話 02-2321-5696
www.urstaipei.net

